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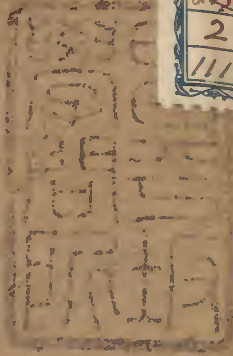


事文類聚別集

十二之三

九

4  
2  
///



館書圖京東			
三	二	別	類
册	號	函	書門
		架	類

不許帶出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二

別集

建安祝 穆和父編

書法部

御書

飛白附

羣書要語

聖人肆筆而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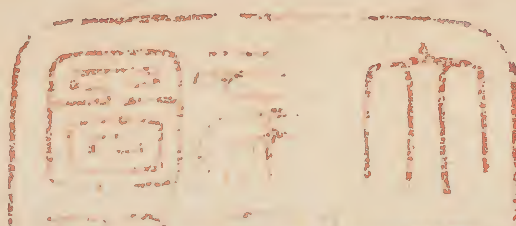
揚五百

奎星屈

曲相鈎似文章之畫

王羲之傳注

唐勅云制勅施行既為永式皆用白紙多有蠹食自今尚書省須下諸司及州縣並用黃紙書之春秋退朝錄詔多用白藤紙撫軍用黃麻紙





青詞用青藤紙朱字翰林志雜誌云唐誥初用紙肅宗朝有用絹者貞元後始用綾曾類說  
**飛白**抱鳥號之弓不若藏此筆保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歎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其所予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所見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為忘厚而恥為浮薄或由此也夫蘇軾飛白記

**鬱鬱**三大字蛟龍交相纏杜紫誥鸞回紙

杜御札早流傳揄揚非造次杜三后在天遺聖墨百神受職扶琳宮文思帝澤餘溫潤雨露下國常年豐山谷御書閣

**飛白**鳳舉崩雲絕鸞驚遊霧跡岑文本述飛白書勢

**古今事實**

伏羲畫卦

伏羲氏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帝王行志

縱筆大字

宋武帝書素拙劉穆之曰公但縱筆作大字徑



尺無嫌大既有所包其勢亦美帝從之紙六七  
字便滿劉穆之傳

### 掘筆避禍

宋孝武欲擅書名王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世常  
用掘筆書以此見容本傳

### 君前善對

齊高帝善書及登位篤好不已與王僧虔賭書  
畢謂僧虔曰誰謂第一僧虔對曰臣書臣中第  
一陛下書帝中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  
矣文

### 御書屏風

唐太宗自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道勁為  
一時之絕嘗謂朝臣曰草書小道雖非急務時  
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  
也張懷瓘叙書法

### 賜詔數函

李靖家藏大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一曰兵事  
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一日晝夜視公疾  
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皆太宗手墨

### 登榻爭取

以下係飛白



唐太宗宴玄武門作飛白字賜羣臣或乘酒爭  
取於帝前散騎常侍劉洎登御床引手得之帝  
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

飛白賜臣

唐太宗嘗以飛白賜馬周曰鸞鳳冲霄必假羽  
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 高宗嘗為飛白賜侍  
臣戴至德曰汎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  
假六翮李敬元曰資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竭  
忠節贊皇猷其詞皆有比興

仁宗飛白

仁宗萬機之暇無所翫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  
為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工至  
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  
謂窮盡物象 上亦頗佳之乃特為清淨二字  
以賜之其六點尤為奇絕又出三百點外

賜飛白書

歸田錄

范蜀公東齋記嘉祐間召近臣天章閣下觀書  
閣瑞物 上親作飛帛書令左右搢笏以觀歐  
公作 仁宗御書飛白記曰今賜書之藏于室  
也吾知其有望氣者榮光起而屬天必賜書之



所在也 又令王禹玉跋尾人賜一紙既而置酒羣玉殿歐公有謝賜飛白詩并序

古今文集

雜著

君不與臣爭能

蘇子瞻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能同列爭善猶以為媿可以君父而妬臣子乎晉宋間人主至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照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以避禍悲夫一至於此哉漢文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為

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忌其夫乃妬他人之妻也

志林

跋御書石湖下方 范成大

淳熙八年三月庚戌制書擇臣居守金陵閏月丁亥朝行在所庚寅辭後殿翼日既望詔賜清燕苑中 皇帝親御翰墨大書石湖二字以賜天縱聖能遊藝超絕典則高古如伏羲畫體勢奇逸如神禹碑日光雲章垂耀縑素環列改觀



禁禦動色臣驚定喜極不知扑蹈昧死奉觴上  
千萬歲壽奉寶書以出越五日至于石湖藏焉  
石湖者具區東匯自馮一壑號稱佳山水臣少  
長釣遊其間結茅種木久已成趣春秋時吳臺  
其陰越城其陽登臨訪古往蹟具在汙萊露蔓  
千七百餘年莫有過而問者今猥以臣故徹聞  
高清天光博臨燕及荒野繇開闢來未覩斯盛  
裴度李德裕皆唐宗臣綠野平原亦聲震當代  
揆今所蒙無傳焉何物么麼獨冒寵赫百身萬  
殞莫能負載臣蒲柳蚤秋仕無補益縣官儻晚  
晚不休奸止足之戒則將上累隆知俯愧初服  
臣用是懼異幸少日遂賜骸骨歸老湖上宿衛  
奎壁與山川之神暨猿鶴松桂同在昭回中一  
介姓名亦因是不朽使後世知臣屬厭榮祿得  
全於桑榆以無辱君賜則陛下丕顯休命不  
委于草莽庶幾報恩之萬一既摹刻扁榜又被  
之琬琰以傳且附著臣之自敘云爾

跋御書誠齋二大字 楊萬里

淳熙十三年三月十九日 今上皇帝陛下於  
東宮榮觀堂召官僚燕集酒半從至玉淵堂詹



事臣邴臣端禮諭德臣揆侍講臣衷各傳列所  
賜御書齋名籤軸以進再拜稱謝惟侍讀臣萬  
里於同列爲未至蓋已嘗有請因再拜申言之  
皇帝陛下欣然索一大研命磨潘衡墨染屠覺  
竹絲筆乘興一揮誠齋二大字贈侍讀楊檢詳  
六小字識以清賞堂印視諸齋字畫雅健相若  
而精神飛動似覺更勝恭惟皇帝陛下心畫超  
詣雲章昭回龍跳虎卧鸞飄鳳泊蓋天縱之能  
聖學之餘也臣既拜賜退而寶藏於家今假守  
高安郡幸逢六龍御天之初敬刻之金石以侈

寒士千載之榮遇云年月日具位臣楊萬里拜  
手稽首謹書

古詩

九月十五日通英講論語終篇賜執  
政講讀官燕于東宮又遣中使就賜  
御書詩各一首臣蘇軾得紫微花絕  
句翼日各以表謝又進詩一篇臣軾  
詩云

繡裳畫袞雲垂地不作成王剪桐戲日高黃繖  
下西清風動槐龍舞交翠壁中蠹簡今千年漆



書科斗光射天諸儒不復憂  
吻燥東宮賜酒如流泉  
酒酣復拜千金賜一紙  
驚鸞回鳳字蒼顏  
白髮便生光袖有驪珠  
三十四歸來車馬已喧  
闐爭看銀鈎墨色鮮  
人間一日傳萬口喜見雲  
章第一篇玉堂晝掩文書  
靜鈴索不搖鍾漏永  
莫言弄筆數行書須信時  
平由主聖犬羊散盡  
沙漠空捷書夜到甘泉宮  
似聞指揮築上郡已  
覺談笑死西戎文思天子  
師文母終閉玉關辭  
馬武小臣願對紫微花  
試草尺書招贊普  
跋尤延之左司所藏  
光堯太上皇

帝御書西漢書列傳目上有璽文曰  
帝錄臣哀得之以示臣萬里謹拜手  
稽首作歌敬書于後

鸞臺長史老野僧月前病鶴霜後蠅  
文書海裏  
哀不了黑花亂發雙眼睛  
故人同舍尤太史敲  
門未揖心先喜袖中傾下十斛珠  
五色光芒射  
窻几自言天風來帝旁拾得復古殿  
中雲一張  
向來太上坐朝罷晴日光風萬機暇  
浣花文  
理冰雪容宣城雞距針芒鋒天顏有喜聊小試  
西京書目供游戲韓趙衛霍欣掛名舒向卿雲



感書字漢庭多少失意人  
九京寸恨不作塵一朝翻入聖筆底  
昭回之光喚渠起小臣濫巾縫掖行  
手抄孝經不徹章何曾下筆寫史漢  
再拜恭覽汗透裳太史結廬伴鷗鷺  
錫山山下荆溪渡紅光紫氣上燭天  
曾是深藏寶書處

聖筆石湖大字歌 楊廷秀

淳熙聖人錫宴臨遣端明殿學士  
叅政臣范成大居守金陵觴次肆  
筆作石湖二大字賜之以寵其行  
臣成大刻石以碑本分送小臣楊

萬里謹拜手稽首敬賦長句

石湖仙人補天手整頓乾坤屈伸肘  
爾來化作懶卧龍歎弄珠璣漱瓊玖  
五雲萬重天九重玉皇深拱蓬萊宮  
豈無九虎守閭闔北門半扉當朔風  
夜令雲師敕風伯鞭起卧龍湖底月  
湖水捲上天中央却煩北門護風雪  
仙人馭風乘綠雲玉宸殿上朝帝真  
帝將北斗酌天酒冰桃碧藕脯麒麟  
傳呼玉螭吸銀浦點霜調冰澆月兔  
洒成羲畫河洛書白壁一雙浮雨露  
石湖二字天上歸奎星壁宿落山扉  
昭回下飾吳花草始



蘇臺前近太微詩人不直一杯水自是渠儂命  
如紙教人妬殺石湖仙手攬星辰懷袖底  
雜著係飛白

仁宗皇帝御書飛白記

黃庭堅

臣某元祐中待罪太史氏竊觀金匱石室之書  
論載仁宗皇帝在位四十有二年幼小遂生  
至於耆老安樂田里不憂不懼百姓皆知芻狗  
無謝生之心又言上天德純粹无聲色遊畋之  
好平居時時御筆墨尤喜飛白一書之成左右

扶持爭先乞去稍稍散落人間慶雲景星光被  
萬物士大夫家或得隻字片紙相與傳玩比於  
河圖洛書之敬愛所在如臨父母此豈與周人  
思召伯愛甘棠同年而語哉恭惟昭陵復土  
垂四十年至今父老言之未嘗不實涕後生聞  
說前朝事无不踊躍恨不身當其時嗚呼可謂  
有德君子者邪竊嘗深求太平之源而仁祖  
在位時未嘗出竒變古垂衣拱手以天下之公  
是非進退大臣而百官修職四夷承風臣亦不  
能識其所以然故祕閣校理臣張公裕所藏書



其子臣浩以示臣臣冒昧論著如此譽天地之高厚贊日月之光華臣自知其不能也

寶奎殿 太宗御書贊

呂祖謙

臣竊惟太宗皇帝萬機之暇儲神翰墨鏤文之管白龍之牋天光分曜森若飛動顧嘗大書相國寺之扁榜昭垂於金鋪璇題之間雲章聖藻可以三二曜而六五緯巍然炳然作鎮上都肆仁宗皇帝潤色祖業遙追來孝屬意於增光顯設者甚厚嘗規祕殿於丹禁而閱麗靚深

顯敞穹窿有踰其素 皇帝深惟易簡朴素之義避而弗居迺明道紀元之首載以 太宗宸筆額奉安錫名寶奎而并藏書焉慶曆一禩復刊之藥石以揭示萬有千年俾勿壞而又昭以宸翰之飛白副以宰輔之紀錄篆額光華之典震耀千古煥乎治世之不律也臣嘗紬繹前載涵泳聖涯恭聞 真宗聖帝會集 太宗御書寶藏於龍圖閣太清樓親製 神文聖筆頌以紀冠古人神之妙則 仁宗之是舉豈非祇岩先猷者歟惟 太宗書之於前所以冠倉史掃



鍾王集圖書之大成者也惟仁宗藏之於後  
所以重堯華廣文聲集奉先之大成者也於鑠  
盛典不可闕然而無述謹拜手稽首而作贊曰

皇矣太宗聖文冠古奎壁分耀

鸞翔鳳翥廼眷梵宮攘題有嚴

爰錫扁榜天藻燦然元氣淋漓

載沐神筆商雲五色祥輝紛集

秣糠倉史奴僕鍾王都人縱觀

驩塞康莊仁宗嗣服增光祖業

上恬下熙以永休烈於赫廣殿

壯觀皇居廼奉宸畫以華清都

表以飛白作民恭先副在堅珉

是勒是鐫壁月珠星錯落藻枕

雲章一臨丹雘失色外拱祕閣

璀璨金碧層霄絢采仰觀雙壁

諸儒聳歎震耀石渠挾今之書

與之同符內顧玉堂宸翰陸離

邇臣拜賜四璉昭垂銀鈎相鮮

怒視渴驥挾今之書與之一揆

丕顯太宗人文化成丕承仁宗



純孝烝烝

潤色鴻業

以聖繼聖

受言藏之

為國寶鎮

休光上達

有燁其虹

小臣作詩

式昭顯融

# 字學

## 羣書要語

書心畫也心畫形君子小人見矣

揚子

依類象形之謂文形聲相益

之謂字著於竹帛之謂書說文大字促令小小

字放使大自然寬猛得所橫則如長舟之截小

渚直則如春筍之抽寒谷同上點欲堅重如鐵

鈎欲活而有力如銀同上用筆當如印印泥如

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沉著當其用鋒常欲透

過紙背楮河南論

**詩句** 筆落驚風雨 洒翰銀鈎連 灑落若銀

鈎 詞翰兩如神 揮毫落紙如雲煙 並杜高

樓賀監昔曾登壁上筆蹤龍虎騰 劉禹錫 偶因

獨見空驚目便不同時須服膺 同上

## 古今事實

### 造書鬼哭

蒼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曰自書契作



詐偽萌生去本趨末棄耕耨之業而務錐刀之利  
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文所劾故哭也  
鬼或作兔兔恐有取毫作筆之害及之故哭  
淮南子

善書掣肘

宓子賤字不齊仕魯為單父令恐君聽用讒人  
使已不得行其政故請君近吏二人與俱至官  
今二吏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吏患  
焉辭歸魯子賤曰子書甚善子勉而歸報於君  
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  
皆笑之君以問孔子孔子曰不齊君子也其材  
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以自試意者其以此  
諫乎公悟太息家語

必先利器

魏韋誕字仲將諸書並善鄴都宮觀始就詔令  
仲將題署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若川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  
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大之勢方寸千  
言三輔典錄

題榜髮白



魏明帝立陵雲觀誤先釘榜以籠盛韋誕轆轤  
引上書之去地二十五丈既下鬚鬢皓然還語  
子弟宜絕此法

憚於題榜

太元中新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獻之題榜而難  
言之試以仲將懸磴題榜語之獻之揣知其旨  
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  
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獻之傳

臨池學書

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家中衣絹先書而後

練

見書嘔血

鍾繇字元常見韋誕筆法於韋誕坐上捷宵三

日因嘔血

墨數

名逼衛夫人

王羲之年十二見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竊而  
讀之父與之不旬月書法大進尚書郎李充母  
以已姓衛自稱李衛見之曰此兒必用筆訣近  
見其有老成之智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羊欣  
筆陣圖衛夫人書云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



學衛真書咄咄逼人法帖

學習衆碑

王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及渡江北見李斯等書之許見鍾繇梁鵠書之洛見蔡邕書又見張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遂師衆碑學習年五十二墨藪

永字八法

王逸少工書十五年中偏工永字以其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字也永字八畫也法苑書之淨凡

王羲之嘗詣門生家見華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累日晉書

抗衡鴈行

王羲之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草猶當鴈行

寫經換鵞見鵞門

題老姥扇見扇門

書蘭亭序

蘭亭者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琅琊王羲之字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胄蕭散名賢



雖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  
三月三日常遊山陰與太原孫綽興公廣漢王  
彬之并逸少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脩被襪  
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質紙鼠鬚筆道  
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  
字有重者皆備別體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  
許箇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其時廼有神助及醒  
後他日更書數百千本終無如被襪所書之者  
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子孫傳掌至七  
代孫智永永即第五子徽之之後掌其書爲蕭

翼給而取之

何延之蘭亭記

### 蘭亭序殉葬

太宗有大王真蹟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  
爲軸寶惜者蘭亭爲最嘗附耳詔高宗曰吾千  
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遂以玉匣貯藏昭陵  
後溫韜伐昭陵復入人間尚書故實

### 焚樂毅論

唐太平公主愛右軍所書樂毅論則天與之以  
織袋盛置箱中及籍沒咸陽老嫗竊去縣吏搜  
取嫗驚懼投之竈下法苑



購諸王書

則天以王方慶家多書籍訪求右軍遺跡方慶  
奏曰臣十代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正  
觀十三年太宗購求先臣並已進之惟有一卷  
見在又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  
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  
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  
獻之以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

舊唐書本傳

父掣兒筆

王獻之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

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

兒輩賤家雞

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  
不平在都下與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  
少書

書新絹裙

羊欣年十一時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  
獻之嘗夏月入縣欣著新絹裙書寢獻之書裙  
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

搨一千字



梁武帝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搨一  
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帝召周興嗣  
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日編綴進上鬚  
鬢皆白尚書故實

### 海外求書

蕭子雲出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  
書逢子雲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  
十許步前行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  
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蹟子雲乃爲停舟  
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恠自非  
答餉不書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梁書

### 陳牒求判

張旭初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  
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竒妙欲以家藏  
耳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曰視之天下竒  
筆也自是盡其法本傳有寒士與旭爲鄰日數  
致簡得其報章遂鬻於市因獲富足法苑

### 印泥畫沙

張長史曰褚河南論書云用筆如印泥畫沙始  
不悟後於江岸以錐畫沙始信長史之言貴藏



鋒也 韋續書說

歐書險勁

歐陽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漸變其體筆力險勁  
爲一時之絕高麗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不意  
詢之書名播于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貌魁  
梧耶詢形體么麼故云

公權筆諫

柳公權穆宗即位公權以夏州掌記入奏帝曰  
我於佛寺見卿筆蹟思卿久矣即拜翰林侍書  
學士穆宗問公權筆法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

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公權筆勢勁媚自成  
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能公權手筆者  
以爲不孝至外夷入貢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  
○歐陽通詢之子母徐氏教其學父書晝夜無  
倦遂亞於詢

評永禪師書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  
深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叔反復不已  
乃識竒趣 坡集

不擇紙筆



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嘗問虞世南曰  
吾書孰與詢答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  
君豈得比 歐陽詢傳

### 善學正書

虞世南字伯施同郡沙門釋智永善學王羲之  
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籍甚

### 書字潤筆

蔡君謨既為余書集古目錄序刻石其字尤精  
勁為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大小龍  
茶惠山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笑以為大清而

不俗後月餘有人遺余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  
謨聞之嘆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猶無一種物  
又可笑也清泉地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  
餅之火可終日不滅 歸田錄

### 善書細字

應用善寫細字微如毛髮嘗於一豆上寫心經  
又於粒麻上寫國泰民安四字 江南野史

### 評書取諭

以下係評論衆體

張芝書如漢武好道馮虛欲仙 蕭子雲無丈  
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 庾征



西翼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內外崇重翼甚不平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好野鶩皆學右軍書 王獻之書絕衆超羣無人可擬如河間少年皆悉光悅 王僧虔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爽爽有一種風流氣力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退縮 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戈如百鈞弩作一點如 尚峯墜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作一放縱如驚蛇入草 隋智果論書云王羲之書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闕

古今文集

雜著

題衛夫人筆陣圖後 王羲之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鎗甲也水硯者城池也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將副也結構者謀畫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者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脉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常作此書翼鍾繇之弟子



乃吐之翼三年不敢見繇潛心改跡每畫一波  
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爲之

八訣

歐陽詢

、如高峯之墜石、如長空之新月、一若千里  
之陣雲、一如萬歲之枯藤、一如嶺松倒折落掛  
石崖、一如萬鈞之弩發、一如利劍截斷之角、  
一波常三過筆澄心靜慮端已正容秉筆思生  
臨池志逸虛拳直腕指齊掌空意在筆前文向  
思後分間布白勿令側偏墨淡即傷神彩絕濃  
必滯鋒毫肥則爲鈍瘦則露骨勿使傷於軟弱  
不得怒降爲奇調均點畫上下均平迤相顧揖  
筋骨精神隨其大小不可頭輕尾重毋令左短  
右長正如人上稱下載東映西帶氣宇融和精  
神灑落省此微言孰爲不可也

妙在執筆

張旭

工書之妙妙在執筆圓轉勿使拘攣其次識法  
勿使無度其次布置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  
變法適懷縱舍規矩五者然後齊於古人老舅  
彥遠聞於褚河南曰用筆當如印印泥如錐畫  
沙使其藏鋒書乃沉着當其用鋒常欲透過紙



背墨數

書不須精

顏之推

諺云赤牘書疏千里面目此藝不須過精為人  
所役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唯知其  
書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顏氏家訓

法帖多吊喪問病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朝廷所集其中多吊喪  
問疾人多疑之比見刊誤乃唐國子祭酒李涪  
撰矩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間時國禁書疏非  
吊喪問病不得輒行尺牘羲之書首云死罪是

違制令故也

侯鯖錄

晉宋人墨迹多是吊喪問

疾書簡唐正觀中搜求前書墨跡甚嚴非吊喪  
問病書跡皆入內府士大夫家所存皆當日朝  
廷所不取者所以流傳至今筆談

唐太宗藏晉帖

蘇子瞻

唐太宗購晉人書自二王以下僅千軸蘭亭云  
以玉匣葬昭陵無復見餘見在祕府至武后時  
為張易之兄弟所竊換遂流落人間多在王涯  
張延賞家涯敗時為軍人所劫奪取金玉軸而  
棄其書余嘗於李都尉瑋處見晉人數帖皆有



小印涯字意其為王氏物也有謝尚謝鯤王衍等書皆奇而夷甫獨超然若羣鶴聳翅欲飛而未起也

### 評唐宋書

唐初學字勁健得晉宋風開元以後變為肥厚元和以後柳沈之徒復尚清勁五代楊凝式國初李建中妙絕一時行筆亦至於肥厚李昌武不免於重濁江南李後主善書有言顏魯公端勁有法後主曰真卿之書有楷法而無佳處正如拔手並脚田舍漢耳倦遊錄山谷嘗論楊

少師如散僧入聖李西臺如法師參禪王著如

小禪縛律

東軒筆錄

### 以字取士

唐人字畫見於經幢碑刻文字者其楷法往往多造精妙非今人所及蓋唐世以此取士而吏部以此為選官之法故世競學之遂至於妙

好書字能喪志

程正叔

子弟凡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



用於此非惟徒費時日於道便有荒廢處足知  
喪志遺書

筆說

蘇子瞻

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歐陽文忠公謂余當  
使指運而腕不知此語最妙方其運也左右前  
後却不免欹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  
筆正柳誠懸之語良是

論用筆之法

黃魯直

學書欲先知用筆用筆之法欲雙鈎迴腕掌虛  
指實以無名倚筆則有力古人學書不盡臨摹  
張古人書於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筆隨人  
意大抵書字如人有精神細觀則部位皆中度  
耳

單鈎拘局

黃魯直

書字已佳但疑是單鈎肘臂著紙故尚有拘局  
不放浪意態耳大槩書字楷法欲如快馬斫陣  
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也與党伯舟粘  
自成一家

黃魯直

晁美叔嘗背議予書唯有韻爾至於右軍波戈  
點畫一筆無也有附予者傳若言於陳留予笑



之曰若美叔即與右軍合者優孟抵掌談說迺是孫叔敖耶往嘗有丘敬和者摹倣右軍書筆意亦潤澤便爲繩墨所縛不得左右予嘗贈之詩中有句云字身藏穎秀勁清問誰學之果蘭亭大字無過瘞鶴銘晚有石崖頌中興小字莫作癡凍繩樂毅論勝遺教經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不知美叔嘗聞此論乎南昌黃某題

肥瘦貴得體

黃魯直

數道人作字筆勢已遒勁可愛但肥字須要有骨瘦字須要有肉古人學書學其二處今人學書肥瘦皆病又嘗偏得其人醜拙處如今人作顏體乃真粲然者江南太史氏黃某書

書字銘

朱元晦

明道先生曰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敬

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題曹操帖

朱元晦

余少時曾學此表時劉共父方學顏書鹿脯帖



余以字畫古今誚之共父謂予我所學者唐之  
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時予默然亡以應  
今觀此謂天道禍淫不終厥命者益有感於共  
父之言云

跋蘭亭敘

歐陽永叔

右蘭亭修禊序世所傳者尤多而皆不同蓋唐  
數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摹失真彌遠然時猶有  
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邪想其真蹟宜  
如何也世言真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爲  
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  
棄之於是晉魏以來諸賢墨蹟遂復流落於人  
間太宗皇帝時購募所得集以爲千卷俾模  
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也  
然獨蘭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今  
予所得皆人家舊所藏者雖筆畫不同聊並列  
之以見其各有所得至於真偽優劣覽者當自  
擇焉

跋蘭亭記

黃魯直

此本以定州蘭亭土中所得石摹入棠梨板者  
字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流氣



韻冠映一世可想見也今時論書者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妬異曾未夢見右軍脚汗氣豈可言用筆法耶

題蘭亭敘

朱元晦

淳熙壬寅上巳飲禊會稽郡治之西園歸玩順伯所藏蘭亭敘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將有感於斯文者及覽諸人跋語又知不獨會禮爲聚訟也附書其左以發後來者之一笑或者猶以牋奏功名語右軍殆見杜德機耳

跋王獻之法帖

歐陽脩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喪候病叙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策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窮年而終老是真可笑也



評獻之書

蘇子瞻

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而不知其長必能名世僕以爲不然知書不在筆牢浩然聽筆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爲善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獨以其小兒用意精至卒然掩之而出其不意也

跋官本十七帖

朱元晦

官本法帖號爲佳玩然其真僞已混淆矣如劉次莊有能書名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處後行之顛者極爲可笑惟此十

七帖相傳真的當時雖已入官帖卷中而元本故在人間得不淆亂此書馬莊甫所摹刻也玩其筆意從容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真所謂一一從自己肖襟流出者竊意書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真知其所以美也書詞問訊蜀道山川人物屋宇圖畫至纖至悉蓋深有意於游覽而竟不遂豈所謂不朽之盛事信難偶耶因念項年廬阜終更諸公議遣使蜀而孝廟記憐不欲使之遠去議乃中寢然東留訖無補報而徒失西遊之便每以爲恨今觀此帖



重以慨然又念遷遊之日遠無復有意於人世也

評顏書

蘇子瞻

昨日長安安師文出所藏顏公與定襄郡王書草數紙比公他書尤為竒特信手自然動有姿態乃知瓦注賢於黃金雖公猶未免也

跋司馬溫公與潞公書

黃魯直

司馬溫公天下士也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為律身為度者也觀此書猶可想見其風采余嘗觀溫公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已之度蓋如此

跋司馬溫公帖

范至能

世傳字書似其為人亦不必皆然杜正獻之嚴整而好作草聖王文正之沉毅而筆意灑落歌側有態豈皆似其人哉惟溫公則幾耳開卷儼然使人加敬邪僻之心都盡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朱元晦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  
寫不知公安得有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  
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  
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  
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  
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  
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  
如此者某於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方

跋歐陽公書

蘇子瞻

歐陽公書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然公

墨迹自當為世所寶不待筆畫之工也文忠得  
謝其喜如此以是知士非進身之難乞身之難  
也

跋歐陽公帖

朱元晦

歐陽公作字如其為文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  
觀其深者得之

跋蔡端明書

蘇子瞻

余評近歲書以君謨為第一而論者或謂不然  
殆未易與不知者言也書法當自小楷出而世  
或有未能正書而以行草稱也君謨年二十九



而楷法如此可謂知其本末矣

題蔡君謨書

黃魯直

君謨書如蔡琰胡茄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  
閨房態度

跋蔡端明帖

張欽夫

蔡端明書如禮法之士盛服齋居不敢少有舒  
肆之意見者自是起敬

跋東坡帖

張欽夫

坡公結字穩密姿態橫生一字落紙固可寶玩  
而况平生大節如此哉竊嘗觀公議論不合於

熙豐固宜至元祐初諸老在朝羣賢彙征及論  
後法與已意小異亦未嘗一語苟同可見公之  
心惟義之比初無適莫也方貶黃州無一毫挫  
折意在他人已為難能然年尚壯也至於投老  
炎荒剛毅凜凜略不少衰此豈可及哉范太史  
家藏公舊帖其間雖有壯老之不同然忠義之  
氣未嘗不蔚然見於筆墨間也真可畏而仰哉

魯直學書

蘇子瞻

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爭以精紙  
妙墨求之嘗携古錦袋滿中皆是物也一日見



過探之得承晏墨半錠魯直甚惜之曰羣兒賤家雞嗜野鷺遂奪之此墨是也

跋山谷臨顏書

范至能

前輩多宗顏魯公指法後來自變成一家耳山谷尤於顏有所得蓋專作顏體不問得意與否學書當有源流觀人書亦當知源流未易輕置議也

跋山谷帖

張安國

字學至唐最勝雖經生亦可觀其傳者以人不以書也褚薛歐虞皆太宗之名臣魯公之忠義公權之筆諫雖不能書若人如何哉豫章先生孝友文章師表一世咳唾之珠聞者興起况其書又入神品宜其傳寶百世恭聞徽宗皇帝評公之書謂如抱道足學之士坐高車駟馬之上橫斜高下無不如意聖人之言經也晚學小子尚安所云

跋荆公書

張欽夫

金陵王丞相書初若不經意細觀其間乃有晉宋間人用筆佳處但與人書帖例多匆匆草草此數紙及余所藏者皆然丞相平生何有許忙



迫時邪

學荆公書

朱元晦

先君子自少好學荆公書家藏遺墨數紙其偽作者率能辨之先友鄧公志宏嘗論之以其學道於河洛學文於元祐而學書於荆舒為不可曉者今觀此帖筆勢翩翩大抵與家藏者不異恨不使先君見之因感咽而書于後

題荆公帖

朱元晦

某家有先君子手書荆公此數詩今觀此卷乃知其為臨寫本也恐後數十年未必有能辨之者略識于此

跋半山老人帖

楊廷秀

半山老人此帖蓋與劉丞相之子元忠待制也紙尾云外物之來寬以處之此老心法也佩玉廟堂而面帶騎驢荒陂之色觀其字見其人

跋米元章帖

朱元晦

米老書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驟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為犇軼而所寫劉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

跋米元章臨王獻之帖



范至能

元章少時書法蓋自沈傳師後始入大令之室  
結體超軼一用其筆意此帖元章所作臨池用  
工如此晚年放恣自成一家不復作此狡獪變  
化矣

跋米元章登峴大字帖

楊廷秀

某學書寂晚雖徧參諸方然袖中一瓣香五十  
年未拈出也今得見米禮部登峴二大字乃知  
李密未見秦王耳

題李西臺書

黃魯直

余嘗評西臺書所謂字中有筆者也字中有筆  
如禪家句中有眼他人聞之瞠若也惟蘇子瞻  
一聞便欣然耳

題細字蓮華經

經七卷如節麗

蘇子瞻

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  
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  
今君所藏抑又可怪卷之盈握沙界已周讀未  
終篇目力皆廢乃知蝸牛之角可以戰蠻觸棘



刺之端可以刻木猴嗟歎之餘聊題其末

題陳隱居書後

蘇子瞻

陳公密出其祖隱居先生之書相示某聞之蔡君謨先生之書如三公被袞冕立玉墀之上某亦以為學先生之書如馬文淵所謂學龍伯高之為人也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為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能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

李致堯乞書書卷後

黃魯直

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粧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也

跋喻湍石所書相鶴經

朱元晦

舊藏碧虛子相鶴經石本意頗愛之今觀湍石喻公所書法度謹嚴而意象蕭散知彼為法縛矣

跋朱希真所書樂毅報燕王書

朱元晦

余嘗恨右軍不寫此書而寫夏侯之論今觀王山注季路所藏伊水老人手筆老人得無亦有余之恨乎季路將刻之石以貽永久余知有志



之士當復有廢書而泣者矣

跋朱喻二公法帖 朱元晦

書學莫盛於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漢魏之楷法遂廢入本朝來亦不過以唐人爲法至於黃米而歆傾側媚狂怪怒張之勢極矣近歲朱鴻臚喻工部者出乃能超然遠覽追迹元常於千載之上斯亦奇矣故嘗集其墨刻以爲此卷而尤以樂毅書相鶴經爲絕倫不知鑒賞之士以爲何如也

跋張安國帖

楊廷秀

張安國書甚真而放如此然學之者皆未常見公之足於戶下者也

評諸賢書

朱元晦

鄒德久楷書大學今人寫得如此亦是難得只如黃魯直書自謂人所莫及自今觀之亦是有好處但自家既是寫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須要得恁歌斜則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爲是但自要如此寫亦非不知做人誠實端慤爲是但自要恁地放縱道夫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行夫



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他是  
不把持愛放縱今本朝如蔡中惠以前皆有典  
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  
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為人亦然

詩錄

古詩

題朱元晦所書凱歌後

張安國

我詞不足錄聊以醒渠醉更參三十年當與風  
子對

次韻米芾二王書跋尾

蘇子瞻

三館曝書防蠹毀得見來禽與青李秋蛇春蚓  
久相雜野鶩家雞定誰美玉函金籥上天來紫  
花敕使親臨啓紛綸過眼未易識磊落挂壁空  
雲委歸來妙意獨追求坐想蓬山二十秋恠君  
何處得此本上有栢玄寒具油巧偷豪奪古來  
有一笑誰似癡虎頭君不見長安永寧里王家  
破垣誰復修元章作書日千紙平生自苦誰與  
美畫地爲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饒水錦囊玉  
軸來无趾粲然奪真疑聖智恐飢看書淚如洗



至今魯公餘乞米

以右軍書數種贈丘十四

黃魯直

丘郎氣如春景晴風瑄百果草木生眼如霜鶻  
齒玉冰擁書環坐愛窻明松花泛硯摹真行字  
身藏穎秀勁清問誰學之果蘭亭我昔頗復喜  
墨卿銀鈎蠹尾爛箱籊贈君鋪案黏曲屏小字  
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  
銘官奴作草欺伯英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  
家如逼真卿家小女名阿潛眉目似翁有精神

試留此書他日學往往不減衛夫人  
律詩

寄柳子厚

劉禹錫

書成欲寄庾安西紙背應勞手自題聞道近來  
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注云家有右軍書每  
紙背庾翼題云于會稽六紙

酬劉禹錫家雞之贈

柳宗元

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寫字付官奴柳家新樣  
元和脚且盡薑牙斂手徒

柳氏二外甥求筆迹

蘇子瞻



退筆如山未足珍  
讀書萬卷始通神  
君家自有元和脚  
莫厭家雞更問人

一紙行書兩絕詩  
遂良鬚鬢已成絲  
何當火急傳家法  
欲見誠懸筆諫時

唐柳公權字誠懸

戲贈米元章

黃魯直

米芾以能書知名  
喜蓄書畫有米氏書畫史  
行于世崇寧間為江淮發勾  
揭牌於行舸之上曰米家書

畫船

萬里風帆水著天  
麝煤鼠尾過年年  
滄江盡夜

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船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二

初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三

別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書法部

篆書 隸書

羣書要語

釵頭屈玉鼎足垂金 寶泉小篆贊

令隸人佐書曰隸字 書斷 篆隸自小篆散而八

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

狂而草書聖自隸以下吾不欲觀 郭忠恕法書苑



詩句灑翰銀鈎連杜

古今事實

作大小篆

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謂之小篆亦曰秦篆作玉筋篆

李斯變蒼頡籀文為玉筋篆成一家法更八姓無出其右者

畫中濃墨

江南徐騎省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

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於曲折處亦當中乃筆鋒直下不倒故鋒常在畫中鉉嘗自謂吾晚年始得螭苦火反匾法凡小篆喜瘦而長螭匾法非老筆不能湘山野錄

隸字之始以下係隸書

秦下邳人程邈字元岑始為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易小篆而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用為御史書斷

隸文尚書

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



虞夏商周之書皆科斗文字時人無能知者為  
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尚書序

刻碑競摹以下係篆隸

漢靈帝命蔡邕為古文篆隸書之刻石碑始立  
觀視及摹寫者車千餘兩填塞街巷

勢若游龍

義之善隸書論者稱其筆勢飄若浮雲矯若驚  
龍

隸書素扇

王僧虔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

惟跡踰子敬器雅過之

書戈字法

唐太宗工隸師虞世南常患難於戈法一日書  
戩字乃空其落世南取筆填之常以示魏鄭公  
曰朕學世南似盡其法卿看之公曰天筆所臨  
萬象不能逃其形非臣下書所可擬仰觀聖作  
惟戩字戈法頗逼真上深歎公之藻識書斷

柿葉隸書

鄭虔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  
遂日往取葉隸書歲久殆徧



虞褚薛魏 以下係草隸

魏證子叔瑜善草隸以筆意傳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

渴驥奔泉

唐徐浩草隸尤工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

以絹素寫

裴行儉草隸名家帝以絹素詔寫文選

被中畫腹

王紹宗工草隸曰聞虞世南被中畫腹與余正同

周之六書 以下係衆體

保氏養國子教之六書注象形會意轉注處事

假借諧聲 周禮

衆體之始

周宣王時史籀變科斗文以為大篆李斯作蒼頡篇取籀省文謂之小篆此篆之始 秦既用

篆奏事事繁多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或

曰程邈囚獄中改籀文省為隸字上之始皇大

喜免其罪此隸之始 上谷王次中作八分篆

法二分隸文 書斷 勢如八字有偃波之文 佩觿集



又云二說皆非書有二體蔡伯喈於八體之後  
又分此法故曰八分此八分之始 上谷王次  
中始作楷書此楷之始 書斷 魏初有鐘胡二家  
為行書法盛行於世行書即正書之小變務從  
簡易相間流行又云非草非真離方遁圓蕪真  
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草行此行書之始 張  
瓘書斷 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  
則有杜伯度崔瑗崔寔皆稱工張伯英因而轉  
精巧下筆則號匆匆不暇草書寸紙不遺此草  
書之始 晉衛坦傳 蔡邕見皇都匠人施亞第遂

創意焉此飛白之始

辨跡集

### 論八體書

秦燒焚先典廢古文更用八體一曰大篆周宣  
王史籀作也二曰小篆始皇時李斯趙高胡毋  
敬所作也三曰刻符傳也四曰摹印施於印璽  
也五曰蟲書為蟲鳥之形施於幡信也六曰署  
書門題所用也七曰殳書銘于戈戟也八曰隸  
書始皇時程邈所定也 說文

### 又論八體書

篆籀八分隸書章草草書飛白行書通謂之八



體書斷

論八分書

蔡文姬云臣父割隸字八分取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法書苑

論六文八分書

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有篆書楷書蓬書懸針書垂露書飛白書填書奠書鴈書虎爪書偃波書鶴頭書象形篆尚方大篆鳳鳥書科斗蟲書龍虎書仙人書芝英書十二時書倒趺書龜書麒麟書金錯書蚊脚書凡數十種皆出於六文八分之書而因事生變者也

論四體書

晉衛恒四體書勢成點點點點狀似連珠絕而不離

論真草行三體書

東坡曰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立能行而能走者也志林

古今文集

雜著

玉筋篆志

舒元興



秦丞相變蒼頡籀文爲玉筋篆體尚太古謂古  
若無人當時議書者皆輸伏之故拔乎能成一  
家法式歷兩漢三國至隋氏更公姓無有出其  
右者嗚呼天意謂篆之道不可以終絕故授之  
以趙郡李氏子陽冰陽冰生皇唐開元天子時  
不聞外獎躬入篆室獨能隔一千年而與秦斯  
相見可謂能不孤矣當時議書者亦皆輸伏之  
且謂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斯有倍  
矣此直見上天以字寶瑞吾唐矣不然何綿更  
姓氏而寂寞無人某道不工篆而識其點畫嘗  
有意求秦丞相真跡會秦丞相去久聞其有八  
字刻在荆壁有洪碑樹嶧山巔今荆壁爲墜飛  
上天矣固不可得而見也洪碑留在人間徃徃  
有好事者躋巔得見某亦問得去嶧山道路異  
日將褰足觀之未去間行長安會同里客有得  
陽冰真蹟留在六幅素上者遂請歸客堂張之  
見蟲蝕鳥步痕跡若屈鐵石陷入屋壁霜晝照  
著疑龍蛇駭解鱗甲活動皆欲飛去齊目視之  
分明覩文字之根植吾堂中然後知向之議者  
謂冰愈於斯吾雖未登嶧山觀此可以信其爲



篆者之言也試以手拂拭其煙顏塵容侵暴日  
久攝芻折裂玉筋欲折予以褻慢讓其主主曰  
此易致耳豈當其如是愛耶予曰今世人所以  
重秦斯之跡非能盡辨別之以其秦古矣斯邈  
矣向使秦斯與子比肩子能貴之乎曩吾尚欲  
苦辛登嶧山之巔縮在予掌握中今且猶不爲  
子貴子不過生於唐而得與冰同爲唐人吾知  
冰歿二三十年其蹤跡流於人間固不甚少得  
爲子目數見故易之若此使冰生於秦時子又  
安得使造次而見遺塵耶是子賤目也世人皆

然嗟吁冰既即世是字寶入地矣後人思孜孜  
求之今且遭不知者忽易想生筆下日有新迹  
固爲門戶見觀之物矣冰雖欲求沽售不獨棄  
爲糞土必遭其詬怒也主聞之其愧色見於顏  
眉間欲卷而退知其退也必因循而不止強止  
留之引筆書其志行下以保明其爲字寶也不  
謬詞曰

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  
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  
嗚呼主人爲吾寶之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李陽冰

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則美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緬想聖達立制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遜周旋之體於鬚眉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之情狀者矣嘗

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曹李丞相將東為宋魯魚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一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攬筆長歎焉天將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皇唐聖運逮茲六葉天生克復之主人樂維新之化今以淳古為務以文明為理欽若典謨疇茲故實誠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為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仰明朝之洪烈法高代之盛事死無恨矣陽冰年垂五十去國萬里家無



宿春之儲出無代步之乘仰望紫極遠於丹霄若  
殪先犬馬此志不就必须將負於聖朝是長埋於  
古學矣大夫銜命北闕撫寧南方苟利國家專  
之可也伏奉處分令題簡牘及到主人寒天已  
暮闇燭之下應命書之霜深筆冷未窮體勢持  
歸奏之日一使聞夫非小人之已務是大夫之  
功業可否之事伏惟去就之陽冰再拜

文勛篆銘

蘇子瞻

世人篆字隸體不除如浙人語終老帶吳安國  
用筆意在隸前汲冢魯筆周鼓秦山

古詩

李潮八分小篆歌 杜甫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蒼石鼓  
文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  
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  
失真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惜哉  
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  
曹蔡有隣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  
三人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  
一字直萬金蛟龍蟠拏肉屈強吳郡張顛誇草



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知吾甥不流宕丞相中  
郎丈人行巴東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  
才力薄潮乎潮乎柰爾何

石鼓歌

韓愈

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  
謫僊死才薄將柰石鼓何周網陵遲四海沸宣  
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劔佩鳴  
相磨菟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  
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  
一揀選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

護煩搗訶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  
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年深豈免  
有缺劃快劔斫斷生蛟鼉鸞翔鳳翥衆僊下珊  
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躍水龍  
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孔子  
西行不到秦倚撫星宿遺羲娥嗟余好古生苦  
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  
改稱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爲我量度掘白科  
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氈芭席累  
可立致十鼓祗載數駝駝薦諸大廟比郤鼎光



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  
切磋觀經洪都尚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剜苔  
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大厦深簷與盖  
覆經歷久遠期無他中朝大官一作夫老於事詎  
肯感激徒媿嬰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爲  
摩挲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  
俗書趁恣媚數紙尚可博白鵝繼周八代爭戰  
罷無人收拾理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用儒  
術崇丘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口如懸河  
石鼓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孫莘老求墨妙亭詩 蘇子瞻

蘭亭蠶紙入昭陵世間遺跡猶雲騰顏公變法出  
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徐家父子亦秀絕字外  
出力中藏稜嶧山傳刻典刑在千載筆法留陽  
冰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  
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吳興太守真好古  
購買斷缺揮纖繒龜趺入坐螭隱壁空齋晝靜  
聞登登竒蹤散出走吳越勝事傳說誇友朋書  
來乞詩要自寫爲把栗尾書溪藤後來視今猶  
視昔過眼百世如風燈他年劉郎憶賀監還道



同時須服膺

# 草書

**羣書要語**

凡草草小草點畫皆有法不可率  
意輒書諺云信速不及草書家貧  
不辨素食言其難卒置也 法苑

**詩句**

筆飛鸞聳立章罷鳳騫翔

杜贈汝陽王總

角草書又神速

杜贈姪勤

北風古樹折巔崖蒼

煙寒藤掛絕壁

山谷草書歌

**古今事實**

## 章草

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有杜  
伯度崔瑗崔寔皆稱工杜操字伯度善草書  
章帝愛之令上表亦作草字謂之章草 書斷

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漢元  
帝時文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麗書之漢俗  
簡惰漸以行之是也 書斷

隔行不斷

張芝字伯英善草書氣脉通連隔行不斷謂  
之一筆書孔敬通亦草書然一筆一行不斷



而已法書苑張芝下筆必為楷則號匆匆不

暇草書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凡衣帛必

書而後練韋仲將謂之草聖衛坦傳

比崔杜方羅

趙襲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

書稱於前世襲與羅暉亦以能草頗自矜誇

故張伯英書與襲同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

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三輔決錄

一臺二妙

衛瓘與索靖俱為尚書郎俱善草書時人號

為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草書論者謂瓘得

伯英筋靖得伯英肉

灑墨成字

浮提國獻神通善書二人出肘間金壺壺中

有墨汁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

字拾遺記

一筆環寫

呂向之工草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紫髮然

號連綿書

張顛草聖



張旭善草書大醉呼呌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世呼張顛 張旭草書如驚蛇入草飛鳥出林

懷素書蕉葉

陸羽撰懷素傳云疎放不拘細行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靡不書之貧無紙乃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又漆一盤一方兩盤板皆穿

一瘦一肥

懷素草工瘦張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勁

難工 國史補

草書有悟

顏魯公與懷素同學草書於郭兵曹或問曰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劍得低昂回翔之狀兵曹有之乎懷素以古釵脚為對魯公曰何如屋漏痕 法苑 文與可言見蛇鬪而草書長 志林

貴變其體

釋亞棲善草書自云凡書通即變王變子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智永禪師褚遂



良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並得書中法後皆自變其體俱得傳名若執法不變號為書奴

號楊風子

楊凝式善草書筆迹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餘風以心疾致仕人謂之楊風子

古今文集

雜著

草書狀

索靖

聖皇御世隨時之宜蒼頡既王書契是為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叡哲變通意巧滋生損為

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脩事業並厲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鈎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蟠或往或還頽阿邠以羸羸歛奮鬣而桓桓及其逸游盼蠶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空隆揚其波芝草蒲萄還相結棠棣融融反其華玄熊對踞于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窕廉苦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綺靡中違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鯢相奔趣凌魚奮尾



蛟龍反據按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  
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倜儻而不羣或  
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  
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  
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木象未亂上理開  
元下周謹按騁辭放手兩行冰散高音翰厲  
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竒妙之煥爛體  
磔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璀璨命杜度運其指  
使伯英回其腕著絕藝於縑素垂百世之壯  
觀

非草書

趙壹

夫草書之興也其於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  
下非河洛所吐中非聖人所造蓋秦之末官  
書繁冗戰攻並作軍書交馳羽檄分飛故隸  
草趣急速耳示簡易之指非聖人之業也今  
之學草書者不思其簡易之指直以為杜崔  
之法龜龍所見也齒齒以上苟任涉學者廢  
蒼頡史籀竟以杜崔為楷私書相與迺獨就  
書云適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難而  
遲失指多矣夫杜崔張子皆有超世絕俗之才



博學餘暇游手於斯後世慕焉專用爲務鑽堅  
仰高忘其罷勞夕惕不息晷不暇食十日一筆  
月數丸墨領袖如皂唇齒常黑雖處衆坐不遑  
談戲展指畫地見鯁出血猶不休輟然其爲字  
無益工拙亦效顛者之憎醜學步者之失節也

送高閑上人序

韓愈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  
寧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  
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  
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

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從業者皆不造其堂不濟  
其哉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  
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  
心必於草書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  
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  
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  
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  
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  
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  
明無遺錙銖精一作情炎於中利歆闖進有得



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  
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  
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澹然無所嗜泊與澹相遭  
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  
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伎能閑如通其術  
則吾不能知矣

評草書

蘇子瞻

書初無意於佳乃佳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  
要是出於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書此語非  
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時有意於學此弊之極  
遂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恠者吾書雖不甚精然  
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跋章草千字文

黃魯直

集書家定爲漢章帝書謬矣章草言可以通章  
奏耳千字乃周興嗣取右軍帖中所有字作韻語  
章帝時那得有之疑只是蕭子雲書之最得意  
者

書自作草聖後

黃魯直

余寓居開元寺之怡憇堂坐見江山每於此中  
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顛長史狂僧皆倚酒而



通神入妙余不飲酒忽十五年雖欲善其事而  
器不利行筆處時時蹇蹶計遂不得復如醉時  
書也顧况詠白髮出嫁官人云準擬人看似舊  
時山谷草書無乃似之

跋米元章草書大字 范至能

禮部行草政用大令筆意稍跌宕遂自成一家  
後生習米者但得其踰繩越契之風則善學柳  
下惠者也

古詩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杜甫

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  
悽惻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  
落群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  
書臨池真盡墨俊拔與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  
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旭蘇州人也  
逸氣感清識揚公拂篋筍舒展忘寢食念昔揮  
毫端不獨觀酒德

草書歌行

李白

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



北溟魚筆鋒殺盡山中兔八月九月天氣涼酒  
徒詞客滿高堂牋麻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  
色光吾師醉後倚繩床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  
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起來向壁不停  
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恍恍如聞鬼神驚時時只  
見蛟龍走左盤右蹙如驚電勢同漢楚相攻戰  
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屏障書題徧王逸少張  
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  
此藝不師古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  
娘渾脫舞

題王逸少帖

蘇子瞻

顛張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何曾夢見  
王與鐘妄自粉飾欺盲聾有如市倡抹青紅妖  
歌慢舞眩兒童謝家夫人淡丰容蕭然自有林  
下風天門蕩蕩驚跳龍山林飛鳥一掃空爲君  
作書續其終待我他日不忽忽

戲答趙伯充勸莫學書及爲席子澤

解嘲

黃魯直

平生飲酒不盡味五鼎餽肉如嚼蠟我醉欲眠  
更遣客三年窺墻亦面壁空餘小來翰墨場松



花兔影傍明窓偶隨兒戲灑墨汁衆人許在崔  
杜行晚拏長沙小三昧幻出萬物真成狂龍蛇  
起陸雷破柱自喜竒觀繞繩床家人罵笑寧有  
道汚染黃素敗粉墻誠不如南鄰席明府蛛網  
鎖硯蝸書梁懷中探丸起九死才術頗似漢太  
倉感君詩句喚夢覺邯鄲初未熟黃梁身如朝  
露無牢強玩此白駒過隙光從此永明書百卷  
自公退食一爐香

飛白

又見御書門

羣書要語

闕

古今事實

蔡邕始作

飛白書者後漢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  
並云飛白變楷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旣勁大  
字宜輕微不滿名爲飛白王僧虔云飛白八分  
之輕者雖有此說案漢靈帝嘉平詔蔡邕作聖  
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修飾鴻都門伯喈  
待詔門下見役人以聖篇成字心有悅焉歸而



爲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官闕其體有二  
二初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自非蔡公設妙豈能  
詣此可謂勝寄冥通縹緲神仙之事也書斷  
子雲飛白  
梁武帝謂蕭子雲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  
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

飛白蕭字

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字  
存焉國史補張延賞於江南得蕭子雲壁書  
飛白蕭字一匣以歸洛陽授張詮詮置之脩善  
里結亭號曰蕭齋

爲飛白屈

吳郡顧寶先卓越多竒自矜伎能王僧虔乃作  
飛白書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爲飛白屈矣

作三百點

見御書門

古今文集

雜著

文與可飛白贊

蘇子瞻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竒也歟抑其不試  
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



也以為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  
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  
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  
絲之繁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  
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  
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  
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  
哉

## 碑刻

### 羣書要語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  
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而不忍去

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  
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

陸龜蒙

野廟碑

舊碑斷折其半仆地

韓文

**詩句**

欲覽碑上文苔侵不堪讀

李白岫嶽山尖

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摹竒

韓

蒼苔字滿土埋龜

風雨銷磨絕妙詞

王建題蔡碑

### 古今事實

杜預碑



杜預脩召信臣遺迹激用洙泗諸水以浸田萬頃衆庶賴之號曰召父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

杜預製二碑一沉水中慮數百年後水爲陵則碑出預但知陵谷有遷變而不知石亦有磨滅此一說也然深谷爲陵則必實以土然後爲陵谷旣爲陵則石亦埋沒豈復可見此亦不達物理陳正獻遜齋閑覽

羊祜碑

襄陽百姓於峴山羊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

蔡邕碑

上虞長度尚弟子鄒邯淳字子禮弱冠有異才尚先使魏郎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郎見尚尚與之飲而子禮方至督酒尚聞郎碑文成未郎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爲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郎嗟歎不暇毀其草其後蔡邕題八字曰黃絹



幼婦外孫齏臼

草堂碑

王子敬過戴安道草堂飲酣安道求子敬文子敬攘臂大言曰我詞翰不及古人與君一掃素壁今山陰草堂碑是也

韓山寺碑

庾信自南朝至北方惟愛溫子升所作韓山寺碑或問信曰北方何如曰惟韓山一片石堪與語餘若驢鳴犬吠耳

玉泉子

推倒淮西碑

元和中老卒推倒平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朕自斫殺之囚至白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上命放罪勅段文昌別撰

田錄

近捨皇甫

裴度保釐洛邑皇甫湜爲從事裴討淮西賞賜鉅萬盡捨以脩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在坐怒曰近捨皇甫湜而遠徵白居易於門下矣裴婉詞謝之因請湜爲之文湜歸飲斗酒乘醉揮毫立就明日挈本獻之文字古怪裴



甚竒之因以寶車名馬器玩之具約千緡令小  
將就募酬之湜怒叱之曰多謝令公何相待之  
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與顧况爲集序  
外未嘗輒許人其碑約三千字每字三疋絹更  
減不得裴聞之笑令依數酬之湜受之無媿色

碑作矻石

唐楊瑒仕至左散騎常侍在官清白吏請立石  
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  
徒遺後人作矻石耳

立奸黨碑

崇寧初蔡京爲元祐黨籍刻石文德殿門又立  
於天下州廳長安召匠李安民安民曰司馬相  
公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安民不忍鐫府官欲  
罪之匠曰被役不敢辭乞不刻安民鐫字於碑  
恐後世併以爲罪也 長編

古今文集

雜著

弔九江驛碑材文 歐陽詹

昔太師顏魯公爲湖州牧產碑材石每使工琢  
之與辭兼行趺本而龜護頂有螭拏躩債興如



神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湖州無所稱立  
罷守歸朝載而塗出蘇臺入毗陵亦無稱立轉  
丹陽遊建業亦無稱立次江州州南有湖湖東  
有山蛟奔螭引直到湖心頓止之處則茂林峭  
石勢環氣勝非往時所睇而神祠曰祖將軍廟  
在焉公覲其詭秀與碑材叶即以酒脯奠神  
造亭曰祖亭製亭之文手勒斯碑而立之後典  
州吏於州之九江驛有脩坏之勞狀其末績乃  
取斯碑刻公之述寘已之述今爲九江驛之碑  
焉嗚呼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矣以魯  
公之文方今之文則牢醴糖糟矣以魯公之札  
翰方今之札翰則錦繡臬麻矣以魯公之用方  
今之用則諸夏夷狄矣痛哉斯碑出祖亭入九  
江石不能言豈無其寃故吊之嗚呼繼世生哲  
詎無賢兮將覲于斯將悼于斯庶滌所黷而復  
攸宜

集古錄序

歐陽永叔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  
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  
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更角皮革可聚而



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更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其中者率常數百人其遠且難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竒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不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



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共大要別爲目錄因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跋瘞鶴銘

歐陽永叔

右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爲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以其難得尤以爲奇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今不敢遂以爲况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

按蘇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空傳瘞鶴銘真作右軍書矣陶隱居外傳隱居號華陽真人晚號華陽真逸

西清詩話



跋石鼓文

歐陽永叔

右石鼓文在岐陽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爲文主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于野鄭餘慶置于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廼足其文可見有四百五十六字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見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

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難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已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圖書皆有而無石鼓文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竒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况記傳不載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爲文宣



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可見而今不之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爲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

跋唐中興頌碑

歐陽永叔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顏真卿書書字尤奇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模以黃絹爲圖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殘闕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真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史李建中家蓋十年前崖石真本也尤爲難得爾

古詩

立碑

白居易

勲德旣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見山中石刻作路旁碑銘勲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復以多爲貴千言直萬貲爲文彼何人想見下筆時但欲愚者悅不思賢者嗤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古石蒼苔字安知是愧辭

觀文忠公家六一堂圖書

陳無已

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頗識門下士略已聞



其風中年見二子已復歲一終呼我過其廬所  
得非所蒙 先朝羣玉殿冠佩環羣公神文煥  
王度喜色見天容御榻誰復登 帝書元自工  
黃絹兩大字一覽涕無從似欲託其子天意人  
與同歷數况有歸敢有貪天功集古一千卷明  
明並羣雄誰云第一手未有百世公廟器刻科  
斗寶樽播華虫緬懷弁服士酬獻鳴璫瑤挿架  
一萬軸遺子以固窮素琴久絕弦棊酒頗闕供  
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世雖嫡孫行名在惡  
子中斯人日以遠千歲幸一逢吾老不可待露

草濕寒螿

書磨崖碑後

黃魯直

春風吹船著浯溪扶藜上讀中興碑平生半世  
看墨本摩挲石刻鬢成絲明皇不作苞桑計顛  
倒四海由祿兒九廟不守乘輿西萬官奔竄鳥  
擇棲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又危臣結  
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  
骨世上但賞瓊琚詞同來野僧六七輩亦有文  
士相追隨斷崖蒼蘚對立久凍雨爲洗前朝悲

題磨崖碑詩後

潘狎老



公從浯溪春水船繫船啼鳥青崖邊次山作頌  
今幾年當時治亂春風前明皇聰明真晚謬乾  
坤付與哥奴手骨肉何傷九廟焚蜀山騎驟不  
回首天下寧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神器  
倉皇吾敢惜兒不終孝聽五郎父子幾何不豺  
虎君臣寧能責胡虜南內淒涼誰得知人間稱  
家作端午平生不識顏真卿去年不答高將軍  
去來讀碑淚沾臆公詩與碑當並行不賞邊功  
寧有許不殺奏章猶未語雨淋日炙字未訛千  
秋萬歲所鑒多

讀中興碑

張文潛

玉環妖血無人掃漁陽馬厭長安草潼關戰骨  
高於山萬里君王蜀中老金戈鐵馬從西來郭  
公凜凜英雄才舉旗爲風偃爲雨灑掃九廟無  
塵埃元功高名誰與紀風雅不繼騷人死水部  
曾中星斗文大師筆下蛟龍字天遣三子傳將  
來高山百丈磨蒼崖誰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  
見昏眸開百年興廢增歎慨當時數子今烏在  
君不見荒涼浯水棄不收時有遊人打碑賣

讀中興碑

張安國



繡紉兒啼思塞酥重床燎香驅群胡黃裙錦襪  
無尋處一夜驚眠搖帳柱朔方天子神爲謀三  
郎歸來長慶樓樓前拜舞作奇崇中興之功不  
贖罪日光玉潔十丈碑蛟龍盤拏與天齊北望  
神京淚雙落只今何人老文學  
律詩

題中興碑詩後

范至能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商周魯之遺篇可以槩見今次山乃以魯史筆  
法婉辭含譏蓋之而章後來詞人復發明呈露

則磨崖之碑乃一罪案何頌之有竊以爲未安  
題五十六字刻之石傍與來者共商略之

三頌遺音和者希形容寧有刺譏辭絕憐元子  
春秋法却寓唐家清廟詩歌詠當諧琴搏拊策  
書自管壁瑕疵紛紛健筆剛題破從此磨崖不  
是碑

詩話

毀司馬墓碑

司馬溫公紹聖初有旨令毀隧碑豫章先生自  
黔安至荆南作詩云司馬丞相驟登庸擢用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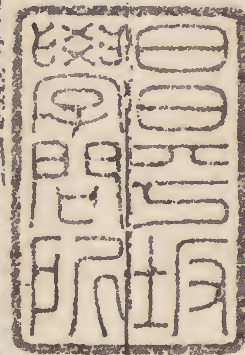


老超羣公楊綰登朝天下喜斷碑零落卧秋風  
謂此也孫舍人君孚云六毀拆之際大風走石  
羣吏莫敢近獨有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  
仆碑下死其碑元賜精忠粹德泊宅編

雷擊奸黨碑

元祐所立奸黨碑以司馬溫公爲首一旦爲雷  
所霹張山人有詩昨夜風雷起擊碎奸黨碑若  
問張山人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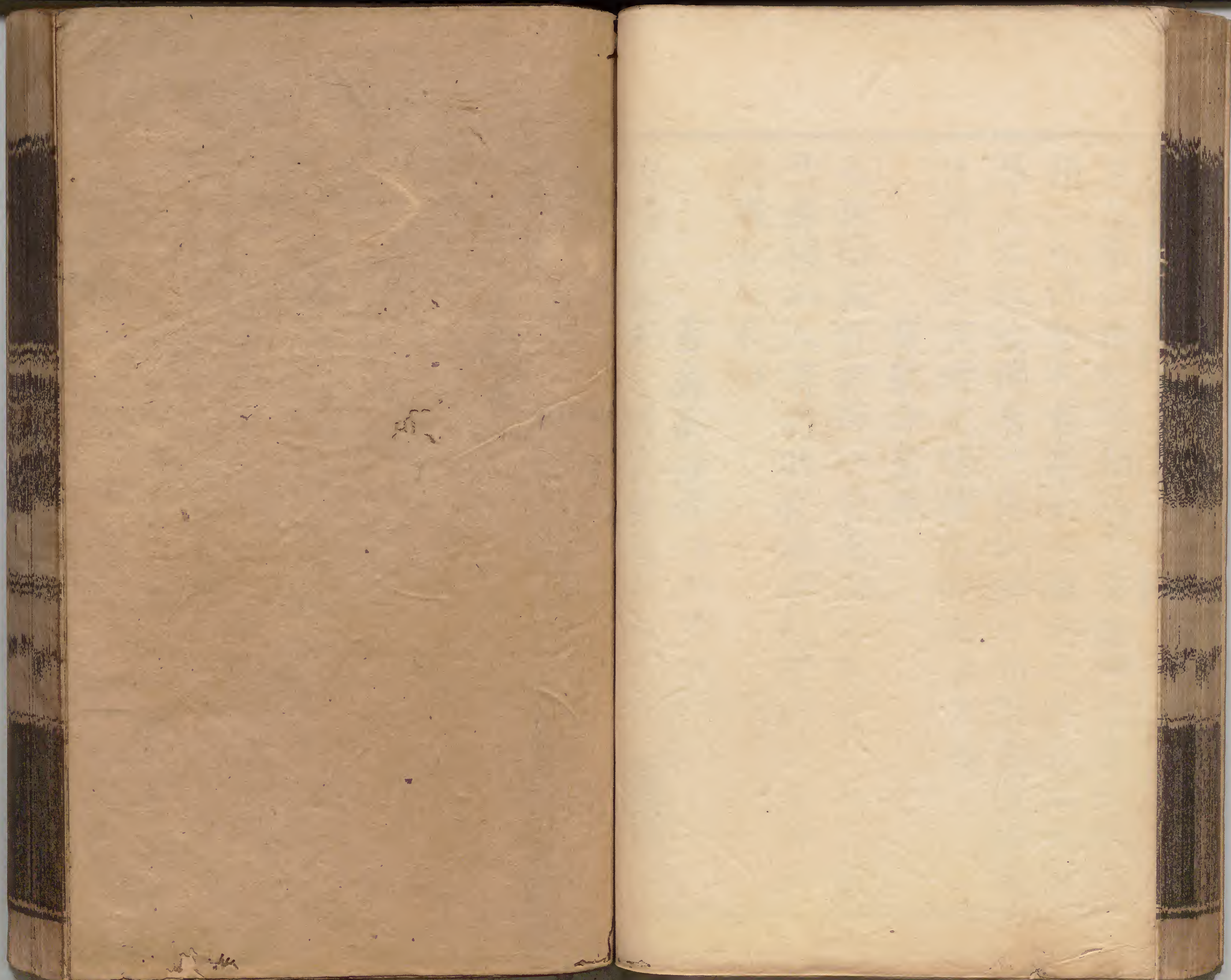
雷轟薦福碑 見談命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三

別集







專文類聚別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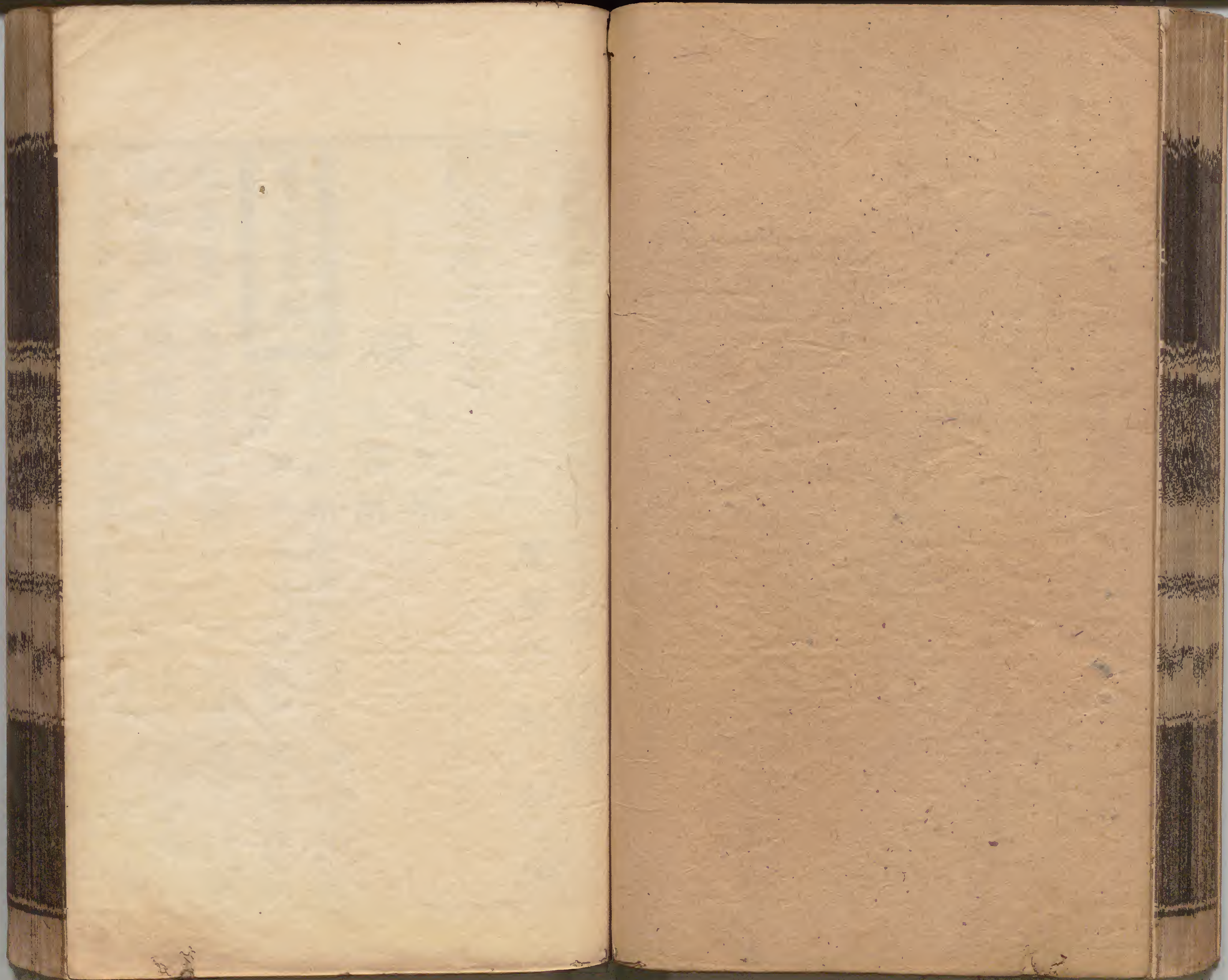
十四之六

十

館書圖京東			
三〇	六一	一〇	類書門類
册	號	架	函類

不許帶出







耕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四

別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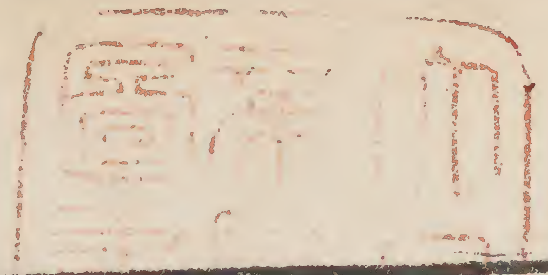
文房四友部

硯 古瓦硯 水滴附

硯研也研墨使和濡也釋名弘農  
陶泓 韓毛穎傳 石虛中字居默南

羣書要語

越高要人也器度方圓中心坦然隱遁不仕因  
採訪遇之端陽拜即墨侯與宣城毛元銳燕人  
易玄光華陰楮知白同出處 文嵩作石虛中傳





薛稷封硯為石鄉侯龍鬚志

**古瓦硯**

觚稜金爵

競託茗堯玉女胡人爭來睥睨又云昔之藏歌  
蓋舞庇日干霄繁華幾代零落一朝委地而合  
隨塵土依人而却伍瓊瑤吳融古瓦硯賦

**詩句**

硯寒金井水

杜紫潭出玄雲翳我潭上星

坡玉德金聲寓於石

坡文章忠義老研磨坡硯

中旗影龍蛇動

夏文莊片墨磨穿三寸石唐詩

贈君洮州綠石含風漪能淬筆鋒利如錐

山谷

贈張文潛

**水滸**

宮硯玉蟾蜍杜

**古今事實**

少同席硯

漢宣帝時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硯及  
帝即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驂乘

藩溷著筆硯

見著書門

欲焚筆硯

見文人相推門

幼知祖硯

見祖孫門

風字硯

會稽有老叟云右軍之後持一風字硯大尺餘  
色正赤用之不減端石云右軍所用石揚休以  
錢三萬得之硯譜



磨鐵硯

五代桑維翰或令其改姓維翰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他姓卒以進士及第

硯可呵水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直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潤為貴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檐水纔直三錢得此何用遂不受

不持一硯

見清廉門

硯久不洗

呂正獻公著燕居凝塵滿案澹然弗顧所用硯或十數日不洗滌亦不問也

永璽記

銅雀古瓦

係瓦硯

魏銅雀臺遺址人掘地得古瓦以為硯貯水數日不滲

硯譜

得玉蟾蜍

係水滴

廣川王去疾發晉靈公冢或云袁盎得玉蟾蜍一枚腹空空五合水王取以為盛水滴

西京雜記

古今文集

雜著



硯譜

蘇易簡

柳公權論硯以青州石爲第一絳州者次之殊不言端石世傳端溪中有草蒙茸可愛匠者琢石成硯以草裹之故自嶺表迄中夏而無損或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其色紫山絕頂者尤潤如猪肝色者佳其貯水處有白赤黃色點者謂之鸚鵡眼脉理黃者謂之金線紋其山號斧柯昔人採石爲硯必以牛羊祭之不爾雷電失石所在○硯譜以青州紅絲石爲第一然乃下品特存古物耳端所出有四岩石爲甲石屋次

之西坑又次之後歷又劣巖與西坑相去二十里去後歷七里而所產迥然不同猶建安產茶比比苑壑源去沙溪數十里而優劣差殊然岩石又分上下又有活眼死眼之別圓暈相重黃黑相間鱗睛在內晶熒可愛謂之活眼四旁浸漬不甚鮮明謂之淚眼形體略具內外皆白謂之死眼活眼勝淚眼淚眼勝死眼死眼勝無眼○鄭熊雲端溪有斧柯園將軍地同是一溪唯斧柯出者大不過三四指一兩呵津汗滴瀝真難得之物茶園次之將軍又次之○歐永叔云



端石以子石爲上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流俗  
訛爲紫石又以貯水不耗爲佳有眼爲貴眼石  
病也官司歲以爲貢在他硯上然十无一二發  
墨者但充玩好而已 唐彥猷雲端石有眼者  
最貴謂之鸚鵡眼石紋精美如木有節今不知  
者乃以爲石病吁可不痛哉石有上下巖西坑  
後歷惟上巖有眼眼之美者青綠黃三色相重  
多者自外至心凡九重其大者尤爲希有或布  
列硯中如北斗心房之形士人以眼多少爲價重輕  
其生於墨池之外者謂之高眼生於內者  
曰低眼高眼尤可尚以不爲墨漬常可觀也或  
云取石祭以中牢故老云無之又云石有金線  
爲美正其病也 蔡君謨雲端石瑩潤惟有鏘  
者尤發墨歛石多鏘唯膩理者佳蓋物之奇者  
必異其類也 歐永叔云歛石出龍尾溪以金  
星爲貴予少時得金坑礦石堅而發墨端溪以  
北巖爲上龍尾以深溪爲上龍尾在端溪上而  
端溪以後出見貴耳

家藏古硯銘并序 唐子西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也任用寵遇相



近也獨壽天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爲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爲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得養生焉以鈍爲體以靜爲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爲此而勿爲彼也銘曰  
不能鈍因以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

鼎硯銘

蘇子瞻

鼎無耳盤有趾鑑幽無光几不倚賜蟲隕羿喪厥喙羽淵之化帝祝尾不周僨裂東南北黜然而深維水委誰乎爲此昔末始戲銘其臀加幻詭

龍尾月石硯銘

蘇子瞻

萋萋兮霧縠石宛宛兮黑白月其受水也哉生明而運墨也旁死魄忽玄雲之靈霽觀玉兔之沐浴集幽光於毫端散妙蹟於簡冊照千古兮如在耿茲月之不沒



端硯銘

蘇子瞻

與墨為入玉靈之石與水為出陰鑑之液懿矣  
茲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惟以觀德

端硯銘

蘇子瞻

千夫挽縷百夫運斤篝火下繼以出斯珍一噓  
而泣歲久愈新誰其似之我懷斯人

孔毅父龍尾硯銘 蘇子瞻

澁不留筆滑不拒墨瓜膚而毅理金聲而玉德  
厚而堅足以閱人於古今朴而重不能隨人以  
南北

鳳味硯銘

北苑龍焙山如翔鳳下飲之狀當  
其味有石蒼黑而玉色熙寧中太  
原王頤以為硯余銘之曰鳳味然  
其產不富或以黯黹灘石為之狀  
酷類而多拒墨時一為易傳銘曰

陶土塗鑿山石玄之蠹頽之賊涵清泉闕重谷  
聲如銅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太息  
招伏羲揖西伯發祕藏與有力非相待為誰出

鳳味硯銘

蘇子瞻



帝規武夷作茶園山爲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  
啄瓊玖玉乳金沙發靈竇殘璋斷壁澤而黝治  
爲書硯美無有至珍驚世初莫售黑眉黃眼爭  
妍陋蘇子一見名鳳味坐令龍尾羞牛後

跋婺源硯譜

范至能

龍尾刷絲秀潤玉質天下硯石第一今其穴塞  
已數年大木生之不復可取或因洪水漂薄沙  
礫間得異時斧鑿之餘至瑣碎者亦治爲硯縱  
橫不盈二三寸稍大者即是故家所藏舊物士  
大夫旣罕得見故能察識者少而遂以端石爲  
貴端石絕品猶不能大勝刷絲東坡鳳味硯銘  
云坐令龍尾羞牛後此乃武夷灘石那得度龍  
尾前一時謔語非確語也

東坡作鳳味硯銘云帝規武夷作茶園胡  
仔曰武夷山未有茶茶出北苑名鳳山石  
亦頑燥非硯杜詢之士人未嘗以爲硯方  
悟坡公爲人所誑若劔浦黯淡灘有十種  
石黑眉黃眼人以爲硯鳳味必此灘石也  
然去武夷遠矣 茗溪詩話

古詩



眉子石硯

蘇子瞻

君不見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却月爭新奇游  
人指點小顰處中有漁陽胡馬嘶又不見王孫  
青瑣橫雙碧腸斷浮雲遠山色書生性命何足  
論坐費千金買消渴邇來喪亂愁天公謫向君  
家書硯中小窻虛幌相嫵媚令君曉夢生春紅  
毗耶居士談空處結習已空花不住試教天女  
爲磨鈇千偈瀾翻無一語

謝寇十一惠端硯

陳無已

百工營材先利器市道居化負如作焚書生活計  
亦酸寒斷塼半瓦寧求備端溪四山下龍淵鬱  
積中州清淑氣金聲玉骨石爲容江河屈流雲  
作使滑如女膚色馬肝夜半神光際天地諸天  
散花百神喜知有聖人當出世没人投深索千  
丈探頷適遭龍伯睡轆轤拖出萬人賀千歲之  
歲一朝致琢爲時樣供翰墨十襲包藏百金貴  
北行萬日更衆目寇卿好事不計費南鄰居士  
卿之孫豐悴相從不爲異似憐陶瓦磨竈煤輟  
贈不減前人志人言寒士莫作事鬼奪客偷天  
破碎龜玉韞積與無同錦衾還客棄佳惠衆所



欲得當有緣天獨於予可無意敢書細字注蟲  
魚要傳華嚴八千偈

律詩

謝唐秀州端石硯 劉禹錫

端州石硯人間重贈我因知正草玄闕里廟中  
空舊物開方竈下豈天然玉蝓吐水霞光淨綵  
翰搖風絳錦鮮此日慵工記名姓因君數到黑

池前

古詩 以下係古瓦硯

銅雀硯

梅聖俞

歌舞人已死臺殿棟已傾舊基生黑棘古瓦埋  
深耕玉質先骨朽松棟為埃輕築緊風雨剝堦  
和鉛膏精不作鴛鴦飛乃有科斗情磨失沙礫  
麓扣知金玉聲初來畎畝下遂厠几席清入用  
固為貴論古莫與并端溪割紫雲空負世上名  
韓著毛穎傳何獨稱陶泓倘以較歲年泓當視  
如兄

許東之教授惠澤州呂道人硯為賦

長句

陳去非

君不見銅雀臺邊多薰土臺上觚稜蔭歌舞餘



香分盡垢不除却寄書林汗漣楮豈如此瓦凝  
青膏冷面不識奸雄曹呂翁已去玄餘泣通譜  
未許弘農陶暮年得君真耐久摩挲玉質雲生  
手未知南越石虛中亦有文章似君否西家樸  
滿本弟昆趣尚清濁何年分一朝墮地真瓦礫  
莫笑韓公無瘞文

律詩

相州古硯瓦

王介甫

吐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  
成令手尚託聲名動世人

詩話

歙石有數種

茗溪漁隱曰新安龍尾石性皆潤澤色俱蒼黑  
縝密可以敵玉滑膩而能起墨以之為硯故世  
所珍石雖多惟羅紋者眉子者刷絲者最佳東  
坡作龍尾硯銘云滑不拒墨者此羅紋石也又  
詩云成都畫手開十眉者此眉子石也汪彥章  
詩云冰蠶吐蠶抽銀忽雲綃裂斷擲殘縑淪入  
空山作尤物中書君老不任事蛛網陶泓空俗  
骨故令玉質傲松腴萬縷秋毫聊出沒此刷絲



石也硯譜云歙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硯錄云歙石其最可上者每用墨訖以水滌之泮然盡去不復留漬於其間是足過端石矣

端石佳品

硯錄云端溪石則色貴青紫聲欲清越向日視之有芒入水漬之無瑕備此四者乃為佳品李長吉詩端州石匠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傭剗抱水含滿唇暗灑蒼泓冷血痕東坡銘云與墨為入玉靈之石與水為出陰鑑之液蓋言其發墨與滋潤也

雜著 以下係水滴

水龜銘

傅玄

鑄茲靈龜體象自然含出源水有似清泉潤彼玄墨染此弱翰申情寫素經緯群言

古詩

麒麟硯滴分韻得文字

張安國

素王西狩麟筆削昌斯文茂陵一角獸妙語聞



終軍壯哉筆硯間英姿欲摩雲名參龜龍瑞威  
掃狐兔群豈獨濡毫端正可清妖氛會當侍君  
王玉殿清夜分翰寫曾中竒恩波被无垠

# 筆

筆架

## 羣書要語

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釋名楚謂  
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

之筆

說文

貽我彤管

詩

刀不利筆不銛宜加砥

削之揚子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黃金飾以和璧  
綴以隋珠文以翡翠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

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火繡之

衣踐雕玉之履矣

傳子

番禺諸郡多以青羊毛

為筆或用雞鴨毛或以山雉五色可愛得非江

淹夢中所得者乎筆有豐狐之毫虎豹之毛鼠

鬚羊毛狸毛羊鬚胎髮然未若兔毫

曾類說昔

人或以琉璃象牙為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

輕便重則躓矣

王羲之筆經

薛稷封筆為毛刺

史纂異記

宣城毛元銳字文鋒封管城侯

文嵩

作傳

## 詩句

筆出狡兔翰

文選

落筆四座驚

杜

筆補造



化天無功 李賀

古今事實

始製筆

秦蒙恬製筆 博物志

牛亨問曰古有書契以來

便應有筆也世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自蒙恬

始作秦筆耳以柘木為管以鹿毛為柱羊毛為

被非兔毫竹管也非謂古筆也 崔豹古今注

蕭何刀筆 見書簡門

簪筆

張安世持橐簪筆事孝武數十年見謂忠謹

投筆

後漢班超嘗投筆歎曰小大夫當立功異域取

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

管有三等

湘東王著書忠孝事以金管書之德行以銀管

書之文章以竹管書之

筆落於地

曹公聞孫權以荊州資劉備大懼方作書不覺

筆落於地 吳志

夢筆如椽



晉王詢孝武時為左僕射夢人與大筆如椽覺  
語人曰當有大手筆事俄帝崩哀冊謚議皆珣  
草

夢五色筆 見文章門

夢青鏤管筆

紀少瑜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受之文因日  
進

夢筆生花

李白夢筆生花自是才思日進

蠅集筆端 見蠅門

掣筆 見字學門

潤筆 見文章門

閣筆 王粲事

焚筆硯 並文章門

宮妓呵筆

李白於便殿草詔時大寒筆凍帝令宮妓十人  
各執牙筆呵之令白適取書字

筆諫

不擇筆 並見字學門

筆耕 見文章門



狸筆象管

歐陽詢子通書亞於父號大小歐陽體通自矜重以狸毛為筆覆以兔毫管皆犀象非是未嘗書

筆塚

僧智永遠祖逸少智永積年學書有秃筆頭十甕瓦甕皆數石後瘞之號退筆塚尚書故實

詩贈筆工

羅隱喜筆工長鳳語人曰筆文章貨也吾當助子取高價即以鴈頭箋百幅為贈士大夫聞之懷金問價

安用毛錐

五代漢史弘肇位方鎮兼中書令弘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耐耐呼我為卒弘肇議帶樞密蘇逢吉以為不可恨之會飲實貞固第弘肇厲聲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弘肇默然

筆牀

以下係筆架

梁簡文答徐螭書特設書幌乍置筆牀筆四管



為一牀也 北戶錄

石架

蘇頲有花石筆架天欲雨則筆架津潤以此占  
雨無差 天寶遺事

古今文集

雜著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  
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  
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 一而果然

明眎八世孫鬻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  
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  
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魏狡而善走與韓盧爭  
能盧不及盧怒與宋捉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  
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  
召左庶長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  
賀曰今者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  
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毫簡牘是資天下其同  
書秦其遂無諸侯乎遂獵園毛氏之族拔其毫  
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華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



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管城子  
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  
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  
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  
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  
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  
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軍府令高趙高  
為中軍府令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  
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  
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

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  
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  
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  
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  
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恠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  
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  
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  
吾嘗為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  
心者焉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  
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氏惟居中山者能繼



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昞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毫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踈秦真少恩哉

筆說

蘇子瞻

近日都下筆皆圓熟少鋒雖軟美易使然百字

外力輒衰蓋製毫太熟使然也鬻筆者既利於易敗而多售買筆者亦利其易使惟諸葛氏獨守舊法此又可喜也 志林

藏筆法

蘇子瞻

杜叔元君懿善書學李建中法為宣州通判君懿膠筆法每一百枝用水銀粉一錢匕皆以沸湯調研和稀糊乃以研墨膠筆永不蠹且潤軟不燥也非君懿善藏亦不能如此持久也 志林

筆囊銘

張敬夫

司馬文正公貯筆黃囊及紅管筆一枝今藏太



史范氏文正親題其上實治平中賜物淳熙六年敬銘

厚陵之賜文正之澤傳之方來見者改色筆端吐辭穀粟萬世豈惟改色公心是繼在昔魏公世保其笏謹哉斯藏惟德其物

贈筆工吳說

蘇子瞻

筆若適士大夫意則士人不能用若便於工書者則雖士大夫亦罕售矣屠龍不如屠豨豈獨筆哉君謨所謂藝亦困而人益困非虛語也吳政已亡其子說頗得家法前史謂徐浩書鋒藏

書中力出字外杜子美云貴瘦硬方通神若用今時筆立虛鋒漲墨則人人皆作肥皮饅頭矣用吳說筆作此字頗適人意

久在海外舊所賣筆皆腐敗至用雞距筆寧劣如魏元忠所謂騎窮相騾脚挂鐙者今日忽於叔靜家用諸葛筆驚歎乃爾醞藉耶

跋蔡藻筆

朱元晦

蔡藻造筆能書者識之此故沅州呂使君語也因試其所製棗心樣喜其老而益精并深山陽鄰笛之感



始用兔毫

程泰之

張子訓嘗問僕曰蒙恬造筆然則古無筆乎僕曰非也古非無筆但用兔毛自恬始耳爾雅曰不律謂之筆詩云貽我彤管春秋云夫子絕筆獲麟莊子云舐筆和墨是知其來遠矣但古筆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筆故其字從竹又或以毛但能染墨成字即謂之筆至蒙恬乃以兔毛故毛穎傳備載之演繁露

古詩

鼠毛筆

蘇叔黨

太倉失陳紅狡穴得餘腐既興丞相歎又發廷尉怒磔肉餒餓猫奮髯雜霜兔挿架刀槩建落紙龍蛇驚物理未易語時來即所遇穿墉何卑微託此得佳譽

紫毫筆

譏失職也

白居易

紫毫筆尖如錐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喫竹飲泉生紫毫宣城之人採為筆千萬毛中揀一毫毫雖輕工甚重管勒土名充歲貢君兮臣兮勿輕用勿輕用將何如願賜東西府御史願頌左右臺起居搦管趨入黃金闕抽毫立在白



玉除臣有奸邪正衙奏君有動言直筆書起居  
郎侍御史爾知紫毫不易致每歲宣城進筆時  
紫毫之價如金貴慎勿空將彈失儀慎勿空將  
錄制詞

林為之送筆戲贈 黃魯直

閻生作三副規模宣城葛外貌雖銑澤毫心或  
簾糲功將希栗尾拙乃成棗核李慶縛散卓含  
墨能不洩病在惜白毫往往半巧拙小字亦周  
旋大字難曲折時時一毫亂乃似逆梳髮張鼎  
徒有表徐偃元無骨模畫記姓名亦可應倉卒

為之街南居時通鈴下謂晴軒坐風涼恠我把  
枯筆開囊撲蠹魚遣奴送一束洗硯磨松煤揮  
灑至日沒蚤年學屠龍適用固踈濶廣文困齏  
鹽烹茶對秋月略無人問字况有客投轄文章  
寄呻吟講授費頰舌閑無用心處雖黃到筆墨  
時不與人遊孔子尚愛日作詩當鳴鼓聊自供  
短闕

律詩

和錢穆父詠猩猩毛筆 黃魯直

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踈平生幾二屐身後五



車書物色看王會勲勞在石渠拔毛能濟世端  
爲謝楊朱

戲詠猩猩毛筆二首 黃魯直

枕榔葉暗賓郎紅朋友相呼墮酒中政以多知  
巧言語失身來作管城公前奉穆父

明窻脫帽見蒙茸醒著青鞋在眼中束縛歸來  
儻無辱逢時猶作黑頭公後奉子瞻

謝送宣城筆

黃魯直

宣城變樣蹲雞距諸葛名家捋鼠鬚一束喜從  
公處得千金求買市中無漫投墨客摹科斗勝

與朱門飽蠹魚愧我初非草玄手不將閑寫吏  
文書

筆架 係筆架

劉彥冲

刻畫峯巒勢尸功翰墨餘瑣窻閑畫永高卧數  
中書

紙

羣書要語

紙砥也平滑如砥石也 釋名會稽  
楮先生 韓毛穎傳 薛稷爲紙封九

錫拜楮國公白州刺史統領萬字軍 纂異記 旣



作契以代繩方又造紙以當策覽之則舒舍之  
則卷傳咸紙賦漢官儀以紙為番為幅為枚北  
戶錄

**詩句** 高文擲綵牋杜巴牋染翰光杜剡藤開玉  
板坡洛陽紙價頓能高杜麥光鋪几淨無塵坡

**古今事實**

蔡倫造紙

後漢蔡倫為中常侍尚方令有才思自古書契  
多編以竹簡其用縑白者亦謂之紙東觀漢記  
作紙其字從巾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

造意用樹膚麻頭曰麻紙及敝布魚網為網紙  
楮皮為穀紙奏上之和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  
焉天下咸稱蔡侯紙

洛陽紙貴見賦門

與紙九萬

王右軍為會稽令謝公乞牋紙庫中唯有九萬  
枚悉與之語林

用桑根紙

雷孔璋曾孫穆之有張華與祖書乃桑根紙譜  
造側釐紙



張華獻博物志製側釐紙萬番南越所獻也漢人言陟貍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橫表側因以爲名

造銀光紙

齊高帝嘗造銀光紙賜王僧虔丹陽記

受紙百番

唐杜暹爲婺州參軍秩滿將歸州吏以紙萬餘張贈之暹唯受一百時人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復何異也

薛濤牋

唐蜀妓薛濤造松花牋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乃狹小之人以爲便號薛濤

造烏絲欄

霍小玉取珠絡縫繡囊中出越姬烏絲欄素段三尺以授王生援筆成章異聞記

古今文集

雜著

悲剡溪古藤文

舒元興

剡溪上繇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枿逼土雖春入土脉他植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絕盡生意予



以為本乎地者春到必動此藤亦本於地方春  
且死色遂問溪上人有道者云溪中多紙工刀  
斧斬伐無時擘剥皮膚以給其業噫藤雖植物  
者溫而榮寒而枯養而生殘而死亦將似有命  
於天地間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  
力為人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異日過數十  
百郡東洛西雍歷見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予  
寤曩剡藤之死職止由此此過固不在紙且今  
九牧士人自專言能見文章戶牖者其數與麻  
竹相多聽其語其自安重皆不啻握驪龍珠雖  
苟有曉寤者其倫其寡不勝眾者亦皆斂手無  
語勝眾者果自謂天之文章歸我遂輕傲聖人  
道使周南召南風骨折入於柳場皇華中言偃  
卜子夏文學陷入於淫靡放蕩中比肩握管動  
盈數千百人數千百人筆動數千萬言不知其  
為謬誤日日以縱自然殘藤命易其葉葉波波  
頽省未見止息如此則綺文妄言輩誰非書剡  
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之雖舉天下  
而剡溪猶不足以給况一剡溪者耶以此恐後  
之日不復有藤生於剡矣大抵人間費用苟得



著其理則不枉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由橫及  
於物物之資人亦有其時時其斬伐不爲天闕  
予謂今之錯爲之文者皆天闕剗溪藤之流也  
籐生有涯而錯爲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  
於剗籐而已予所以取剗籐以寄其悲  
古詩

次韻王炳之惠玉版紙

黃魯直

王侯鬚若綠坡竹哦詩清風起空谷古田小紙  
惠我百信知溪翁能解玉鳴砧千杵動秋山裹糧  
萬里來輦轂儒林丈人有蘇公相如子雲再生  
蜀往時翰墨頗橫流此公歸來有邊幅小措多  
傳樂毅篇高詞欲奏雲門曲不持去掃蘇公門  
乃令小人今拜辱去騷甚遠文氣卑畫虎不成  
書勢俗董狐南史一筆無誤掌殺青司記錄雖  
然此中有公議或辱五鼎榮半菽願公進德使  
見書不敢求公米千斛

長句謝陳適用惠送吳南雄所贈紙

黃魯直

廬陵政事無金牛恐是漢時陳太丘書記姓名



不肯學得紙無異夏得裘琢詩包紙送贈我自  
狀明月非暗投詩句縱橫剪宮錦惜無阿買書  
銀鈎蠻溪功藤卷盈百側釐羞滑蠶羞白想當  
鳴杵砧面平枕根葉風溪水碧千里鵝毛意不  
輕瘴衣腥膩比歸客君侯謙虛不自供胡不贈  
世文章伯一涔之水容牛蹄識字有數我自知  
小時雙鈎學楷法至今兒子憎家雞雖然嘉惠  
敢虛辱煮泥續尾成大軸寫心與君心莫傳平  
生落魄不問天樽前花底幸好戲為君絕筆謝  
風煙已無商頌猗那手請續南華內外篇

次韻酬微之贈池紙并詩

王介甫

微之出守秋浦時椎水看擣萬穀皮波工龜手  
吒今樣魚網肯數荊州池霜紈奪色賈不售虹  
玉喪氣山無輝方船穩載獻天子善價徐取供  
吾私十年零落尚百一持以贈我隨清詩君寧  
久寄金穀地方執陽筆磨坳螭當留此物朝上  
國日侍帝側書新儀不然名山副使本褒拔元  
凱許窮竒咨予文章非世用畫鏤空爾縻米脂  
揮毫才足記姓字竊學又恥從師宜

師宜官南陽人工書



晉右軍贊云師宜懸帳之奇今去官字祖晉贊也忽忽點污亦何忍嘉  
既但覺難為辭篇終有意責趙璧窮國恐誤連  
城歸傾囊倒篋聊一報安敢坐以秦為雌見孟  
嘗君傳

律詩

李負外寄紙筆

韓愈

題是臨池後分從起草餘  
兔尖針草並繭爭雪  
難如莫恠殷勤謝  
虞卿正著書

蜀牋寄弟

韓浦韓洎咸有詞學洎嘗輕浦語

人曰吾兄為文譬如繩樞草舍聊  
庇風雨予之為文是造五鳳樓手  
浦竊聞其言偶得蜀牋以詩贈洎  
云

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  
老兄得此全無用助汝添脩五鳳樓

墨

羣書要語

墨晦黑也釋名黑染紙三年字不  
昏暗者為上相墨經凡墨日日用



之一歲纔減半寸者萬金不換同上梁朝以墨

為螺為量為丸為枚北戶錄絳人陳玄韓毛穎

傳子墨客卿相如賦薛稷為墨封九錫拜玄香

太守兼亳州楮郡平章事纂異錄燕人易玄光

字處晦封松滋侯雜志

**詩句** 墨出青松煙曹植樂府遠致烏玉玦坡

**古今事實**

月令隄糜

漢尚書令月給隄糜墨大小二枚西京雜記

贈墨一丸

漢王朗為會稽太守子肅隨在郡住東齋夜有

女從地出稱越王女與肅語曉別贈一丸墨肅

方注周易因此便覺才思開悟顧野王輿地志

仲將墨法

韋仲將合墨法以好純煙擣訖以細絹筵於缸

中墨一斤以好膠五兩浸椀皮汁中椀江南樊

雞木皮也其皮入水綠色解膠又益黑色可下

雞子白去黃五枚亦以真朱一兩麝香一兩皆

別治細筵都合調下鐵臼中寧剛不宜澤擣三

萬杵多益善合墨不得二月九月溫時敗臭寒



則難乾漙溶見風日破碎重不得過二兩太平  
節覽仲將之墨一點如漆蕭子良答王僧虔書

贈石墨二螺

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上三臺得曹公截石墨  
數十萬斤云燒此消復可用不知兄頗見之否  
今送二螺

賜名龍香劑

唐明皇一日於御樓上見一道士大如蠅隱隱  
而行帝叱之即呼萬歲曰臣陛下御墨之精也  
帝因賜名龍香劑唐錄

造墨致富

王方翼燎松丸墨為富家

以頭濡墨

張旭每大醉以頭濡墨而書

池水盡墨

張芝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墨

以墨灑人

婁師德居夏官選人填委紛還爭進至灑墨不  
去

佳墨乃書



裴行儉每日褚遂良非佳墨精筆未嘗輒書

磨墨數升見為文敏速門

### 李廷珪墨

李超易水人唐末與子廷珪三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超本姓奚江南賜姓李其墨有劔脊圓餅面多為龍紋

仁宗宴羣臣於羣玉殿嘗以其墨賜有雙脊龍樣尤為佳品澠水燕談

太祖下江南得李廷珪父子墨不以為貴後有司更造相國寺門詔用墨漆取墨於主藏吏皆

給父子廷珪墨至宣和間黃金可得而李墨不可得矣聞見錄

### 古今文集

雜著

### 墨說

蘇子瞻

阮生云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吾有佳墨七十枚而猶取不已不近愚耶右昌言蓄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可以為好事者之戒吾為鳧繹顏先生作集引其子復長道以廷珪墨見



遺形製類此墨以金塗龍及銘云李憲臣所蓄  
賜墨也此墨最久而黑如此殆是真耶志林

貴黑而光

蘇子瞻

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不黑固爲  
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  
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爲佳也懷  
民遺僕二枚其陽云清煙煤法墨其陰云道卿  
既黑而光如前所云者書以報之志林

古詩

孫莘老寄墨

蘇子瞻

徂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珍材取樂浪妙手惟  
潘翁魚胞熟萬杵犀角蟠雙龍墨成不敢用進  
入蓬萊宮蓬萊春書永玉殿明房櫳金箋灑飛  
白瑞霧縈長虹遙憐醉常侍一笑開天容

谿石琢馬肝剡藤開玉版噓噓雲霧出奕奕龍  
蛇縮此中有何好秀色紛滿眼故人歸天祿古  
漆窺蠹簡隄麋給尚方老手擅編刻分餘幸見  
及花落一歎赧

我貧如飢鼠長夜空齧齧瓦池研竈煤葦管書  
柿葉近者唐夫子遠致烏玉玦先生又繼之圭



壁爛箱篋晴窻洗硯坐蛇蚓稍蟠結便有卜事  
人敲門求醉帖

歐陽季默以油煙墨二丸見餉

蘇子瞻

書窻拾輕煤佛帳掃餘馥辛勤破千夜收此一  
寸玉癡人畏老死腐朽同草木欲將東山松涅  
盡南山竹墨堅人苦脆未用歎不足且將注虫  
魚莫草三千牘

贈潘谷

蘇子瞻

潘郎曉踏河陽春明珠白璧驚市人郡知望拜  
馬蹄下胷中一斛泥與塵何似墨潘穿破褐琅  
琅翠餅敲玄笏布衫漆黑手如龜未害冰壺貯  
秋月世人重耳輕目前區區張李爭媿妍一朝  
入海尋李白空見人間畫墨仙

賣墨者潘谷余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爲非  
市井人也墨旣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  
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一日忽取欠墨錢  
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  
下視之蓋趺坐井中手尚持數珠也見張  
元明言如此志林



和舒教授觀所藏墨 蘇子瞻

異時長笑王會稽野鷺腥膻汙刀几莫年却得  
庾安西自厭家雞題六紙二子風流冠當代顧  
與兒曹爭愠喜秦王十八已龍飛嗜好晚將蛇  
蚓比我生百事不挂眼時人謬說能工此世間  
有癖念誰無傾身障簾尤堪鄙一生當著幾兩  
屐定心肯爲微物起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風  
霜侵髮齒非人磨墨磨人瓶應未罄墨先恥  
逝將振衣歸故國數畝芳園自鉅理作書寄君  
君莫笑但覓來禽與青李一螺點漆便有餘萬  
竈燒松何處使君不見永寧第中擣麝麝列屋  
閑居清且美倒暈連眉秀嶺浮雙鴉畫鬢香雲  
委時聞五斛賜蛾綠不惜千金求獭髓聞君此  
詩當大笑寒窻冷研冰生水

古墨行

陳無已

晁無斁有李墨半丸云裕陵故物  
也往於秦少游家見李墨不爲文  
理質如金石亦裕陵所賜王介甫  
所藏者潘谷見之再拜云真廷珪  
所作也世惟王四學士有之與此



爲二矣嗟乎世不乏奇乏識者耳  
敬爲長句率無數同作

秦郎百好俱第一烏丸如漆姿如石巧作松身  
與鏡面借美於外非良質潘翁拜跪摩老眼一  
生再見三歎息了知至鑒無遁形王家舊物秦  
家得君今所有亦其亞伯仲小低猶子姪黃金  
白璧孰不有古錦句囊聊可敵睿思殿裏春夜  
半燈火闌殘歌舞散自書細字答邊臣萬里風  
塵入長筭初聞橋山送弓劍寧知玉盃人間見  
夜光炎炎衝斗牛會有太史占星變人生尤物  
不必有時一過目驚老醜念子何忍遽磨研少  
待須臾固不朽明窻淨几風日暖有愁萬斛才  
八斗徑須脫帽管城公小試玉堂揮翰手  
詩話

墨磨人

東坡嘗曰吾有佳墨七十九而求之不已不近  
愚耶石昌言蓄墨不許人磨或曰子不磨墨墨  
當磨子昌言墓木拱矣墨故無恙坡次韻答舒  
教授觀余所藏墨詩非人磨墨墨磨人併應未  
罄墨先恥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四

別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五

別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禮樂部

禮儀禮附

羣書要語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  
語注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

定民志易卦謙以制禮係辭曲禮曰母不敬曲

禮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諭正俗非禮不備分  
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



定官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

莊曲禮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

是非曲禮夫禮自卑而尊人富貴而知好禮則

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曲禮禮釋

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禮器先王之立禮也

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

不立無文不行同上禮者猶體也禮有大有小

有顯有微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同上

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禮運相鼠有體人

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詩禮義廉恥謂之

四維管牧民

**詩句**頗聞延諸儒破訟作時禮山谷

**古今事實**

祭祀之禮

禮太古之時燔黍捭豚汙尊杯飲猶可以致敬

鬼神

嫁娶之禮

伏羲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本記

軍賓之禮



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可為軍禮九牧倡教可為賓禮通用

修五禮

舜修五禮注吉凶軍賓嘉舜典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注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天叙有典敕我五禮五惇哉

秩宗典禮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天地人也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三代之禮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周公制禮

周公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明堂位

孔子問禮

孔子謂南宮叔敬曰吾聞老聃博知古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吾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家語老子搥提仁義滅絕禮學吾無取焉耳揚子

愛禮存羊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叔孫綿叢

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皇帝於定陶羣臣飲爭功或拔劍擊柱上患之叔孫通說上願召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於是召魯諸生三十餘人魯兩生不肯行曰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吾不忍爲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叢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曰吾能行此乃令羣臣習肄會長樂宮成諸侯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無敢誼譁失禮者帝曰吾乃今日知皇帝之爲貴也

議禮如聚訟

曹褒上疏具陳樂之本制改之意詔班固問改定禮之宜固曰宜廣招集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帝令黃門持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褒乃撰次天子



至庶人冠昏吉凶制度以為一世大典帝以眾  
論難一故但納之

以曲禮為狗曲 見師生門

縱禮蔑禮

譙郡嵇康與阮籍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友  
善號竹林七賢皆豪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  
酣遺落世事 魏記 阮籍嫂嘗歸家籍相見與別  
人或譏之曰禮豈為我輩設哉

貞觀開元禮

房元齡魏證與禮官學士因隋之禮增為貞觀

禮 元宗詔王仲丘等撰定為百五十卷是為  
開元之禮

本朝之禮

開寶間命劉溫叟撰開寶通禮 全體是開元禮 慶曆間

命賈昌朝撰慶曆新禮天聖間命王皞撰禮閣

新編政和則有五禮新儀 其間有難定者皆稱

漢儒儀禮 以下係儀禮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  
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  
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



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  
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倉等推  
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前藝文

河間王獻禮

漢興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淹中而  
河間獻王好愛古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  
十六篇並威儀之事無敢傳之者惟古經十七  
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正義

徐蕭傳授

孝文時徐生以容音頌爲禮官大夫瑕丘蕭奮

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后  
倉后倉授戴德戴聖謂之五傳弟子正義

古今文集

雜著

讀儀禮

韓愈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且行于今者蓋寡汭襲不  
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云然文王周公  
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  
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  
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竒辭奧旨著于



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遜於其間嗚呼盛哉

朱文公所編儀禮條目

儀禮附記上篇

士冠禮附冠義

士昏禮附昏義

士相見禮

鄉飲酒禮附鄉飲酒義

鄉射禮附射義

燕禮附燕義

大射禮

聘禮附聘義

公食大夫禮

覲禮

儀禮附記下篇

喪服喪服月服問間傳附士喪禮

既夕禮

上虞禮喪大記曾子問檀弓附問喪

特牲饋食禮 少牢饋食禮

有司祭義祭統附

禮記次篇

曲禮內則玉藻少儀投壺深衣六篇為一類

王制月令祭法三篇為一韻

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

與喪小記誤處多當釐正



樂記 七篇為一

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坊記儒行六篇為一類

學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五篇為一類

右問伯恭三禮篇次以上恐有未安幸更詳之

儀禮問答數條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父補成一篇他亦

學禮記下言語只是解他儀禮

今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些小朝聘燕享之禮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七禮來增加為之漢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於推士禮以為天子諸侯之禮者班固作漢書時此禮猶在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陳振叔亦儘得見其說儀禮云此乃是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



之類是說大經處這是禮須有箇文字

問祭禮附祭義如說孝許多如何來得曰便是祭禮難附兼祭義前所說多是天子禮若儀禮所存唯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禮是諸侯大夫禮兼又只有饋食若天子祭便合有初間祭腥等事如所謂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若附儀禮此等皆無入頭處意間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逐項作一總腦却以禮記附如疏中有說天子處皆編出

惟儀禮是古全書若曲禮玉藻諸篇皆戰國士人及漢儒所哀集王制月令內則是成書要好自將說禮物處如內則王制月令諸篇附儀禮成一書如中間却將曲禮玉藻又附在末後不說禮物處如孔子問居孔子燕居表記緇衣儒行諸篇却自成一書

或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到這裏想爲是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



如此

問儀禮傳記是誰作曰傳是子夏作記是子夏以後人作檀弓恐是子游門人作其間多推尊子游胡明仲云禮運是子游作樂記是子貢作子游亦不至如此之淺

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作禮記了然尚有零碎好處

並朱語錄

### 四先生禮

問四先生禮曰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槩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溫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相遠是七分好若伊川禮則祭祀可用婚禮則惟溫公者好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

### 伊川知禮

東坡見伊川主司馬文正之喪譏其父在何以學得喪禮如此熟後人遂為伊川解說道伊川曾丁母難也不消如此說人自少讀書如禮記儀禮便都已理會了古人謂居喪讀喪禮亦平時理會了到這時更把來溫審不是到居喪方始來理會

朱語錄



樂

羣書要語

夫樂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

四時周旋象風雨禮記八音克諧

無相奪倫尚書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

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社亂則哀其事勤羽亂

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

國之滅亡無日矣樂記八音者金石絲竹匏土

革木也金為鍾石為磬絲為絃竹為管匏為笙

土為埴皮為鼓木為柷敔五經通義五聲者宮

商商徵羽也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

物觸也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

倡始施主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

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五行則角為木五

常為仁五事為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

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土為信為思以

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

為事羽為物漢書煩于淫聲惛堙心耳乃忘和

平謂之鄭聲左

**詩句** 暘道者誰子叩商者何樂韓誰把碧梧枝



刻作雲門樂孟常作金應石忽為宮別商孟

古今事實

黃帝之樂

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莊子又作雲門大卷注

言其德如雲之所出大司樂

帝王之樂

黃帝作咸池顓帝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

夔典樂

舜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書下管鼗鼓合止祝

敔笙鏞以間鳥獸踏二蕭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同上

古樂新樂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以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鈞天廣樂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扁鵲曰昔繆公嘗如此五日不知人七日乃寤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



奏萬舞不類二代之樂其聲動人心史記

季札觀樂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見舞象箛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孰能修之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禱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盛德其蔑加於此矣左襄廿九

在齊聞韶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後世淫樂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樂記

漢之樂

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又有房中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



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

唐之樂

唐興即用隋樂武德九年詔太常少卿祖孝孫等定樂既成奏之太宗謂侍臣曰古者聖人必情以作樂國之興衰未必由此杜淹曰陳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有伴侶曲聞者悲泣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以是觀之亦樂之所起帝曰夫聲之所感各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苦故聞以悲今玉樹伴侶之曲尚存為公奏之知必不悲魏徵奏曰孔子稱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在音也

霓裳羽衣

元宗即位新聲散樂倡優之技有諧謔而賜金帛朱紫者揚敬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遽唯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緩

本朝之樂

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一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范鎮與司馬光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為獨得於心元豐三年凡神考詔鎮與劉凡定樂公



曰定樂當先正律 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鎮作律尺龠合升斗夏區斟斛欲圖上之又乞訪來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凡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鎮謝曰此劉凡樂也臣何與焉司馬君實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誌

古今文集

雜著

論舜武王之樂

朱元晦

按書中說韶樂云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疇惟叙九叙惟歌此是韶樂九章看他意思是如何到得武樂所謂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與夫摠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其意思與韶自是不同

造律起於黃鍾

錄語

聲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樂者知夫器之必有弊而聲不可以言傳懼夫器失而聲遂亡也乃



多爲之法以著之故始求聲者以律造律者以  
黍自一黍之廣積而分爲寸一黍之多積而爲  
龠合一黍之重積而爲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  
爲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爲之多少之法而  
著之於量爲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是三  
物者亦必有時而弊則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  
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黃鍾然後律度量  
衡相用爲表裏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  
量衡亦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亡則推其法數而  
制之用其長短多少輕重以相參考四者既同  
而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作矣夫物用於有形  
而必弊藏於無形而不竭以有數之法求無形  
之聲其法具存無作則已苟有作者雖去聖人  
於千萬歲之後無不得焉

唐志

### 論樂之君臣

黃鍾之律最長應鍾之律最短長者聲濁短者  
聲清十二律旋相爲宮宮爲君商爲臣樂中最  
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如今方響有十六箇十  
六固是正律四箇是四清聲清聲是減一律之  
半如應鍾爲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爲之商



則是商聲高似宮聲是為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賓減半為清聲以應之雖然減半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此是通典載此一項朱語錄

律以中聲為定

律管只吹得中聲為定若謂周尺或羊頭山黍雖應律不得中聲終不是大抵聲太高則焦殺低則益緩又云此不可容易杜撰劉歆為王莽造樂樂成而莽死後荀勗造於晉帝時即有五功之亂和峴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亦死惟本朝太祖皇帝神聖特異初不曾理會樂律但聽

樂聲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聲遂和唐太宗定樂及本朝樂皆和平所以世祚久長笑云如此議論又似在樂不在德也朱語錄

古詩

七德舞

白居易

七德舞七德歌傳自武德至元和元和小臣白居易觀舞聽歌知樂意曲終稽首陳其事太宗十八舉義兵白旄黃鉞定兩京擒充戮竇四海清二十有四功業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



亡卒遺骸散帛收飢人賣子分金贖魏徵夢見  
天子泣張謹哀聞辰日哭怨女三千放出宮死  
囚四百來歸獄剪鬚燒藥賜功臣李勣嗚咽思  
殺身含血吮瘡撫戰士思摩奮呼乞效死則知  
不獨善戰善乘時以心感人人心歸爾來一百  
九十載天下至今歌舞之歌七德舞七德聖人  
有作垂無極豈徒耀神武豈徒誇聖文太宗意  
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

江南遇天寶樂叟歌 白居易

白頭病叟泣且言祿山未亂入梨園能彈琵琶

和法曲多在華清隨至尊是時天下太平久年  
年十月坐朝元千官起居環珮合萬國會同車  
馬奔金鈿照耀石甕寺蘭麝薰煑温湯源貴妃  
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冬雪飄飄錦袍  
暖春風蕩漾霓裳翻歡娛未足燕寇至弓勁馬  
肥胡語喧幽士人遷避夷狄鼎湖龍去哭軒轅  
從此漂淪到南土萬人死盡一身存秋風江上  
浪無限暮雨舟中酒一樽涸魚久失風波勢枯  
草曾沾雨露恩我自秦來君莫問驪山渭水如  
荒村新豐樹老籠明月長生殿暗鎖黃昏紅葉



紛紛盖歆瓦綠苔重重封壞垣惟有中官作宮  
使每年寒食一開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五

別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六

別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性行部

德量  
堅忍

羣書要語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泰卦諺

曰川澤納汚山藪藏疾瑾瑜匿瑕

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左宣十五臨大事決大議

垂紳搢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坡

文堅忍小不忍則亂大謀語必有忍其乃有濟



君陳一慙不忍而終身慙乎左

**詩句**容民宇量恢曾試觀馳騁人意氣宇宙窄

荆公全德在包荒蘇蕩志隘八荒蘇恃外可摧

折藏中難測量歐**堅忍**無人明此心忍垢待濯

盥山谷

**古今事實**

絕纓不問見酣飲門

木強少文

周勃為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向坐責之趣為我語其

推鈍少文如此

吐茵不問

丙吉為丞相有馭吏嗜酒嘗從吉出醉嘔吐丞相車茵中吉亦不以醉飽丞失去士

小便不問

張安世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不反水漿耶如何以小過成罪其隱人過失皆類此

翻羹不問

劉寬夫人欲試寬令恚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



奉肉羹翻污朝服寬遽收之神色不異乃徐曰  
羹爛汝手其恢度如此

破敵圍碁

見碁門

浮海不懼

見風濤門

謀害不懼

桓温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  
謝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安從容就席坐定  
謂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  
置人耶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

安傳

杖輕不問

桓公在荊州恥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止從朱  
衣上過或曰向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  
足意譏不着公曰我猶患其重

世說

腹可容人

見腹門

不見喜愠

衛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  
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

賜死圍碁

宋明帝臨崩慮王景文以后族必擅朝權有異  
圖詔賜之死敕至景文方與客圍碁叩函觀之



復置局下神色不變方與客爭劫竟局斂子納  
奩畢徐曰奉勅見賜以死方以勅示客飲藥而  
卒

盜米不問 見米門

取馬鞞金

唐楊行密善撫士卒嘗早出從者斷馬鞞取金  
行密知而不問人服其度量

兵至不走

唐李石爲相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  
妄言兵至京師謹走塵起百官或襪而騎宰相

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  
則亂矣閭里羣無賴望南闕陰持兵候變金吾  
陳君賞立望仙門中使趣闔門君賞又不從日  
入而退是時微石鎮靜君賞有謀幾亂

失印不問 見印門

單騎見虜

僕固懷恩誘吐蕃等南下急召郭子儀屯涇陽  
回紇曰謂令公死矣令公誠存安得而見之子  
儀將出諸將請無往子儀曰虜騎數十倍之衆  
今力誠不敵至誠感神况虜乎諸將選鐵騎五



百子儀曰適足以爲害也即傳呼曰令公來虜  
初疑持滿注矢以待之子儀以數十人徐出免  
胄而勞之回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  
子儀召其首領各飲之酒與之羅綺歡言如初  
乃遺首領入朝

遲更銷變

涇州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  
夕有告之者段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  
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遠四更而曙童之  
不果發代宗紀

奴盜銀盃

柳公權嘗著盃盃一筭贍緘如故而器皆亡奴  
妄言叵測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

詐跌寶器

呂文靖公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時  
文靖與夫人語四兒他日皆繫金帶但未知誰  
作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  
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上門故跌而碎之三子  
皆失聲或走歸告夫人者獨公著凝然不動文  
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至元祐中果大拜談圃



誤碎玉盃

韓魏公知北都有獻二玉盃公答以百金乃開宴召貴客特設一卓置杯其上將酌酒徧勸坐客俄爲吏誤觸臺倒玉杯俱碎坐皆失色吏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曰物破亦自有時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劉斧翰府名談

偷兒求首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齋夜宿省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十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公即引頸

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語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

遜齋閑覽

刺客取金帶

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遽褰帷帳魏公起坐問誰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携余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



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時范兄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爲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歎服曰非琦所及

塵史

### 執燭燎鬚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執燭於旁侍兵他顧燭燃公鬚遽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已易其人公恐主吏鞭之亟呼曰勿易之渠方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記聞

### 黑白不分

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

程遺之

### 虜至飲博

寇準在澶淵每夕與揚億飲博歌謳諧謔歡呼常達旦或就寢其鼻息如雷上使人視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復何憂

言行錄

### 拜勅復飲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使賫勅往受之



公方與郡官飲上下皆皇恐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中使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此勅公乃從錄事借綠衫着之拜受於庭升階復飲至暮而罷  
記聞

### 倉卒應變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高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譴塵史

息從卒喧見飲燕門

毀語佯不聞

呂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參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其同列怒之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復忘不如毋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伏其量涑水記聞

### 呼名不問

富文忠公少時嘗有詬之者文忠公聞如不聞或以告之文忠曰恐指他人曰明呼公名文忠曰天下固有同名姓者竟置不問



辱以激志以下係堅忍

張儀謁蘇秦秦戒門下不爲通又不得去數日已而見之坐於堂下賜僕妾食曰張儀天下之賢士恐其樂小利故召辱之以激其志

窮困忍辱

蘇秦窮困歸兄嫂姊妹妻皆笑之不爲下機秦乃閉室讀周書陰符後合六國從約相六國車騎輜重擬於王者

廉藺相避

賈寇相避並見同列和門

佯死廁中

魏齊笞擊范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卷以簣置廁中使醉者皆溺之

俛出跨下

漢韓信淮陰人淮陰少年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劍怯耳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信熟視俛出跨下一市皆笑信以爲怯

圯下取履

張良亡匿嘗從容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



良愕然欲歐之爲其老乃強忍下取履因跪進  
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

弩不爲鼯發

魏杜襲爲丞相長史太祖以將軍許攸擁部曲  
有慢言欲伐之襲曰千鈞之弩不爲鼯鼠發機  
萬石之鍾不以尺莛起音區區許攸何足勞神  
武太祖曰善

爲忍須臾見謁見門

笑待攘臂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臂奮拳而往伶

曰雞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笑而止

唾面自乾

婁師德溫恭謹慎未嘗與人有毫髮之隙弟授  
代州刺史戒曰吾甚憂汝與人相競弟曰人唾  
面亦自拭之而去師德曰只此不了凡人唾汝  
面其人怒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待其自乾

杖吏無忤

蘇少保頌知揚州日呂溫卿出使杖孔目官以  
下四十餘人公怡然一聽所爲孫公談圃

吸三斗醋



范質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即可為

宰相矣 沂公筆錄

佩韋自緩 見佩門以下係褊急

自投爐炭

邾子在門臺臨廷閣以鉗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闔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床廢于爐炭爛遂卒莊公辨急而好潔故至是左定三

舉標擲面 見面門

屐碎雞子

晉王述字懷祖性急常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床以屐踏之又不得瞋掇內口中齧破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弈性麤嘗忿述極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弈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

輕犯雅俗

鄧艾性剛急輕犯雅俗 不能協同朋類 嘖有煩言 左傳注嘖至也煩言忿爭也

輸碁投局 見碁門

蜂螫擣液



皇甫湜性急嘗為蜂螫指購小兒歛蜂擣取其液

嚙臂血流

皇甫湜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未至嚙其臂血流

怒蠅棄筆

見蠅門

熱爇胡孫

楊仲嗣躁率魏光乘目為熱爇上胡孫

朝野金載

古今文集

雜著

量有大小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已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為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



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  
功便動了謝安聞謝元破符堅對客圍碁報至  
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  
益恭謹者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  
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  
謙只益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  
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  
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只是識量不足也程

氏遺書

容齋燕集詩序

陸務觀

廉宣仲葺其燕居之室曰容齋既成置酒落之  
舉觴屬客曰吾聞東郭順子之爲人人貌而天  
清而容物吾雖不能而竊慕焉諸君以爲何如  
或曰方公盛壯時以郡文學高第入爲博士公  
卿盡傾名流彥士執贄求見者肩摩而袂屬車  
騎雍容行者趨避議論英發聞者傾聽傲色不  
至於目嫚言不接於耳方是時容物固無甚難  
也及轉徙江湖白首下吏舍者爭席遇於途者  
相誰何公之容固難矣至於惟口語絳吏議少  
年之喜謗前輩者闕然成市公猶容之則豈不



甚難哉敢問所以能此者何也宣仲笑曰是亦有道焉可容者吾以其情容之不可容者吾以其人容之故吾遇容而驩然遇酒而醺然遇怒而罵姍侮如風葉之過吾前候蟲之鳴吾旁也子欲聞其說乎方子之飲酒也俳諧者箕踞角觝者裸裎子何以不怒豈不以其爲此者非嫚耶此吾所謂以情容之也世有報讒蒐慝習於爲惡勇於爲不義者誠若可疾矣吾則徐思之曰彼君子耶固不至此彼小人耶此固小人之常而吾以動心則去彼亦無幾何耳此又吾所謂

以其人容之也二者可容何所不容而子獨何怪於是坐客媿且歎曰吾儕誠小人哉某在衆人中尤號褊率盖屢歎也酒酣客皆賦詩而屬某爲記旣不得辭則因以識其媿將覽觀之以自警焉律詩

答黃聞善

黃魯直

椎床破面棖觸人作無義語怒四鄰尊中歡伯笑爾輩我本和氣如三春

志氣



羣書要語

君子以獨立而不懼，遯世無悶。大過，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殺而

不可辱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行三軍可奪帥

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語九貧賤不能移，富貴不

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下夫

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公孫丑上幹坤軸，撼乾樞

鼓元氣，而雷域中。騰百川而雨天下。唐文粹屹

屹中立為天一柱。同上據長江如指，盃摩太華

若破塊。同上鰲怒則蹴，翻五嶽。鯨擊則掉，破百

川。皮日休雖分國如鎗，銖儒行塊視三山，杯觀

五湖。文粹

**詩句**長劍倚天外，弯弓掛扶桑。宋玉安得覆八

溟為君洗乾坤。杜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李

太白巨鰲莫載三山去，我欲蓬萊頂上行。李太白

古今事實

飲食嘗膽

吳王敗勾踐於夫椒，越王保棲會稽。及反國，乃

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瞻。飲食亦嘗膽

也。曰：汝忘會稽之恥耶？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



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

宰社見志見社門

乘駟題橋見橋門

棄繻出關

乘車出關並見關門

有志竟成

車駕至臨淄勞軍帝謂弁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本傳

投筆封侯

班超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

不掃一室

陳蕃字仲舉室有糞不除薛勤曰孺子何不掃洒答曰丈夫當掃天下安能事一室乎勤大竒之

恥從賤役



郭泰字林宗世貧賤母令給事縣庭林宗曰大丈夫安能從斗筭之役遂就屈彥宗學逢萌給事縣為亭長時尉過萌侯拜謁既而擲板歎曰大丈夫安能為役遂之長安學焉

封侯廟食

梁靖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縣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竟無所就

探虎穴

呂蒙字子明年十五六竊隨姊夫鄧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

朝暮運甃

陶侃在荊州無事輒朝運百甃於齋外暮運百甃於齋內人問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若此

當復神州

周顛奔琅琊王睿諸名士登新亭相視流涕王



導曰當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

耳後生風 見車門

自取富貴

北齊高昂曰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

笑人寂寂

齊王融自持人地三十內望為內輔及為中書郎撫案歎息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填塞植車壁云車中乃可無七尺車

前豈可乏八駟

提劍取侯

後周宇文貴少從師授學嘗輟書歎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為博士也

渠老一儒

馬遂與諸兄學輟策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

不作章句儒

李靖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



磨鐵硯見硯及賦門

軍籍志大

王文安公堯臣登第之日狄武襄公始隸軍籍王公唱名自內出傳呼甚寵觀者如堵狄公與儕類數人立於道傍或歎曰彼爲狀元而吾等始爲卒窮達之不同如此狄曰不然顧才能如何耳聞者笑之後狄公爲樞密使王公爲副適同時焉

損名驛婦

見驛門以下係無操守

便液俱下

眞宗晚得風疾嘗卧宦者周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宮官也出與寇準謀之準遂議立太子廢劉后黜丁謂等使楊億草定詔書億私語其妻弟張演曰數日之後事當一新語稍洩丁謂夜乘婦人車與曹利用謀誅懷政黜準召億至中書億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謂素重億無意害之徐曰謂當改官煩公爲一好詞耳億乃少安

龍川志

旣隱復仕

歐永叔在政府以詩寄穎陰隱士常秩曰笑殺



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既而王介甫秉  
政以右正言直史館召秩秩遂起有無名子改  
前詩曰昔日汝陰常處士却來馬上聽朝雞  
遊錄

古今文集

古詩

李翰林

皮日休

吾愛李太白身是酒星鬼口吐天上文跡作人  
間客磔砢千丈林澄徹萬尋碧醉中草樂府十  
幅筆一息召見承明廬天子親賜食醉曾吐御

床傲幾觸天澤權臣妬逸才心如斗筭竿失恩  
出內署海岳甘自適刺謁戴接籬赴宴著履屐  
諸侯百步迎明君九天憶竟遭腐脅疾醉鬼歸  
八極大鵬不可籠大椿不可摘蓬壺不可見姑  
射不可識五嶽爲辭鋒四溟作曾臆惜哉千萬  
年此俊不可得

書懷

李泌

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升  
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  
昂藏一丈夫



詩話

詠山見志

寇萊公八歲吟華山詩云只有天在上更無山  
與齊其師謂萊公父曰賢郎怎不作宰相陳輔之詩話

賦詩見志見狀元門

舟詩見志見舟門

賦梅見志見梅門

作賦見志見賦門

剛正圓曲附

羣書要語

六三德一曰剛克強弗友剛克洪範  
剛亦不吐烝民剛毅木訥近仁

語六三德一曰正直洪範好是正直詩靖共爾

位正直是與小明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大學

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同上

詩句壯志性剛決火中見石裂孟何以驗高明

柔中有剛夫韓堅心如鐵石孟要欲經百鍊坡

當為壯士飲貲裂鬚奮蝟坡執簡寧尋枉持書

每去邪柳

古今事實



慾焉得剛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養氣至剛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大剛則折

漢武帝末暴勝之為直指使者捕盜賊威振州郡雋不疑曰凡為吏大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立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納其

戒

百鍊剛

晉劉琨為段匹碑所拘自知必死為五言詩贈其故吏盧諶末云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琨詩託意非常遠想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諶諶素無竒略以常辭酬和殊乖琨心

剛腸疾惡

晉稽康與山濤書曰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其不可二也

剛正被讒



魏謩謹切無所回畏卒以剛正爲令狐絢所讒  
罷之

帥以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  
以正孰敢不正

終日正言

商鞅相秦趙良見之鞅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  
穀大夫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  
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僕請終日正言可乎商君  
曰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子  
果終日正言鞅之藥也

古今文集

雜著

剛說

蘇子瞻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  
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  
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  
於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以是知剛者之必  
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



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也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荆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言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爲鎮江軍書記吾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竒與

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鞠吏士之有罪者麟因以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併按欲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從法逗留不進諸將也旣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預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



剛耳長養成就尤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  
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爲此論者鄙夫  
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以  
遺其子勸勵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

擊蛇笏銘

并序

石介

祥符間天慶觀有蛇妖極恠異郡刺史日兩至  
於其庭朝焉人以其爲龍舉州人內外遠近罔不  
駿奔於門以覲恭莊肅祇無敢怠者今龍圖待  
制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  
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亦誣乎惑

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版擊其首遂斃于前  
則蛇無異焉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  
於物或驗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  
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爲指佞草在魯  
爲孔子誅少正卯刃在齊在晉爲董史筆在漢  
武帝爲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爲朱雲劔在東漢  
爲張綱輪在唐爲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爲  
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爲公擊蛇笏噫公之笏豈  
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上欺民先意順  
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違



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此笏之功也  
雜著

惡圓

元結

元子家有乳母爲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爲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爲皂不圓爲卿寧方爲污辱不圓爲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夫圓或有喻之以天天無窮人不能

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爲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柰何任造圓轉之器恣令悅媚嬰兒小喜之長必好之教兒不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爲公植其操矛戟刑我乎

惡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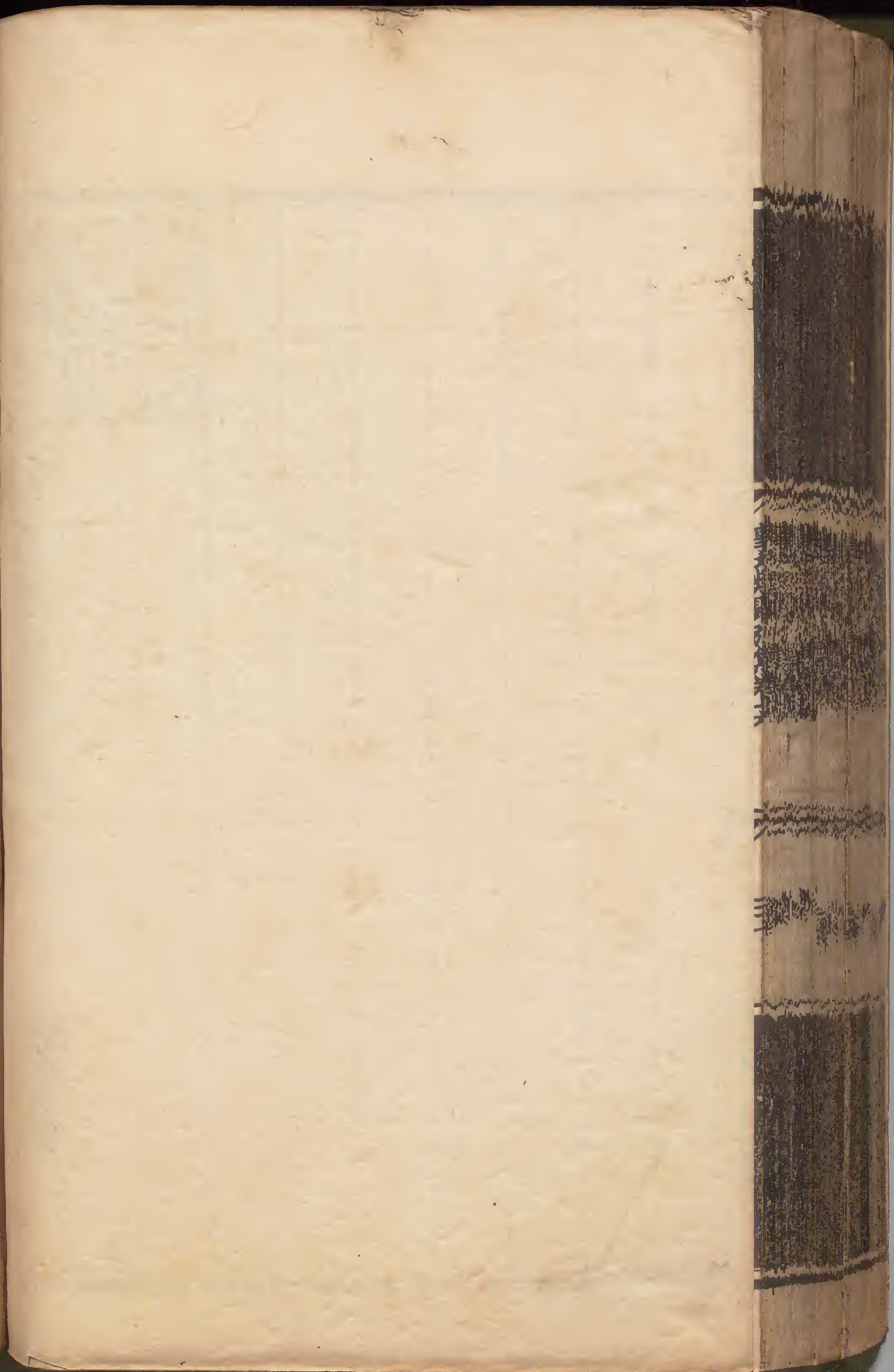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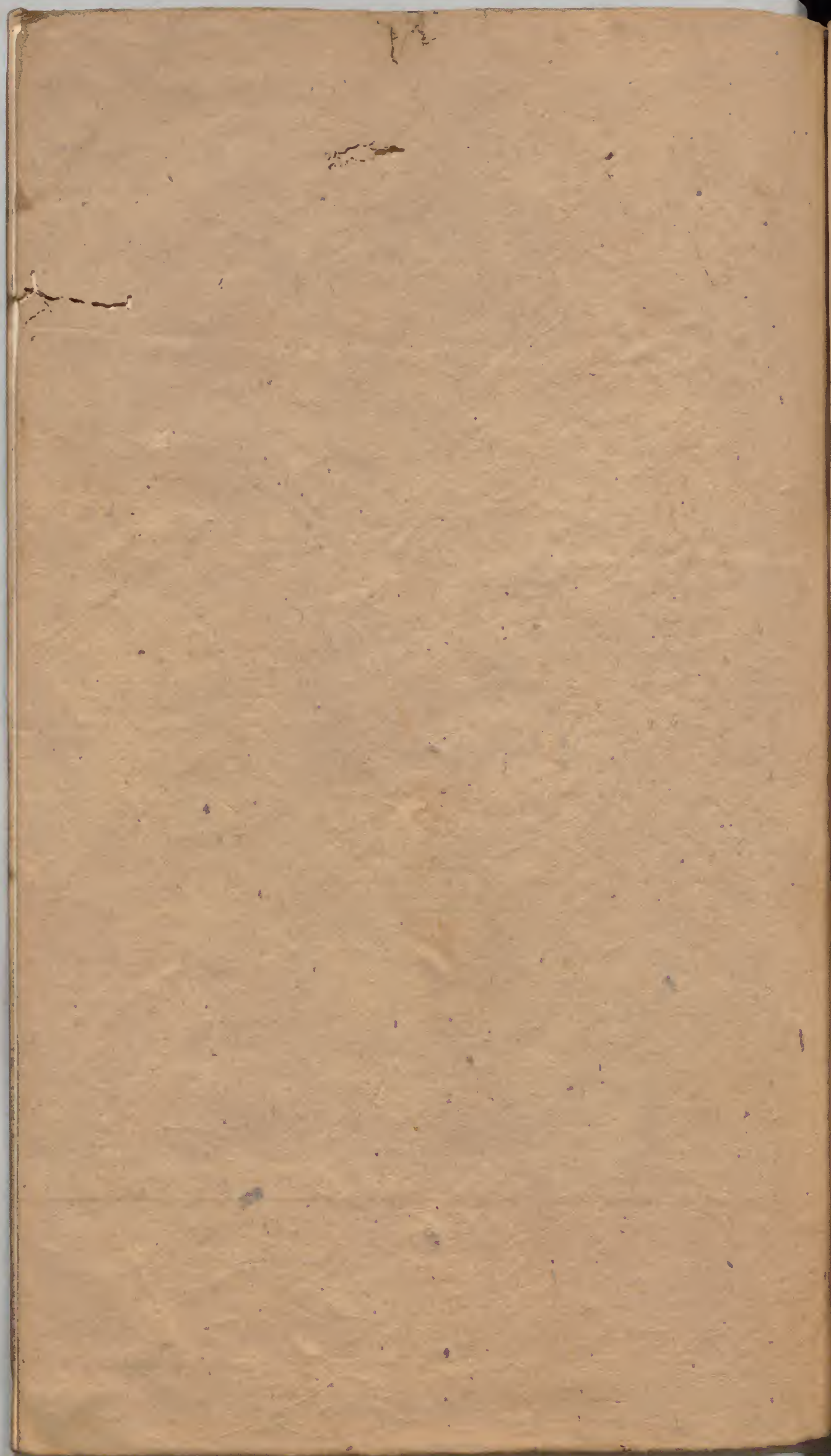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歡以順長老之意歸泉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歡道然也苟爲爾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殉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歡於鄰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全直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真昏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世年未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患於古人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者往劫而死之今元次山苟曲言貌強全一歡以爲不藪其直溷哉若能苟曲於鄰里強全一歡豈不能苟曲於鄉里以全言行能苟曲於鄉縣豈不能苟曲於邦國以彰名譽能苟曲於邦國豈不能苟曲於天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皆顯豈有鍾鼎不入門權位不在已乎嗚呼曲爲之小爲大之漸曲爲之也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鬪音白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顏貌曲全一歡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猶有過於此者何以自免











存  
目  
録



陸  
圖  
書  
館